

嶧桐文集卷之四

三韓張登進彙升定

連江陳元鍾孝受

貴池劉友城伯宗著

蘭水王爾綱紹李

議

駁韓愈學生代齋郎議

道之大用曰禮禮之大本曰敬敬之大端曰嚴祭祀蓋以
其恍惚與神明交精微之至聖帝明王所謹重也是故內
心齊矣尊壘刀礮咸勿之苟曾孫穆穆矣絲衣載弁者亦
罔敢吳敖也使學生而非湛道德明禮誼以宣流教化之
人則已學生而治聖人之道沐浴禮教也則豈以執邊豆
駿奔走爲鄙事乎哉使齋郎而非執邊豆駿奔走以與乎
宗廟社稷之事則已齋郎而有役于宗廟社稷雖小事夫
非禮義之節目敬共之著見者哉今學生者誇嚴自高曰
吾德藝是爲也彼微末爾猥褻爾吾何問焉則齋郎曰我
微末猥褻之徒也矣遠之不在德藝之內矣胡自苦矜慎
爲繇是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
固其容貌必不莊也滋甚所謂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薦裸
興俯不中儀式寅清誠慤蔑之一有則孝饗之具亾合漠
之道謬人神之交絕豫順之休微矣豈非甚不可者哉且
其議曰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廢其本業則學生之教加

少學生之道益貶是惑于理也甚矣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學操縵所以安絃學博依所以安詩學雜服所以安禮吾未見入廟門之內游墀墻之間究其繁曲習其麤重而幽明之悟不生仁人孝子之誼不益慍動者也蓋學生之業之所以重于天下亦惟是敦仁孝篤尊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蟠際天地蘊隆休和已爾而齋郎之事在其中矣躬親治之不以猥鄙推去之是向徒見其理今明其數也向虛言其道今操其器也向槩觀指略今詳其品目科條也是學生之教加勤學生之道益隆而有用也奚爲不可哉不寧惟是今士大夫坐嘯堂皇媮安樂逸無復強力敏幹者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故簿書符檄委壓繁多一聽胥史之爲而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則鼠嚙蟲蝕蠱亂迺生彼胥史者又自謂吾之所爲煩劇雜沓固養尊處優者所不習也益窟穴其中肆爲奸利而民生國計日極敝不忍復云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不可之大者也愚故曰學生可代齋郎齋郎可使學生爲之無以愈議從事則得矣

池州防守議上

今夫所防守者土地也而防之守之者人也人和聖賢正論也池無險而難堅有瑕而易動是故固人心尤急也曷

言之池壤平達三面受輪蹄東南盡青陽石埭境錯宣歙
西盡東流接九江騎而馳徜徉而入我國都矣徒行坦步
連袂扣郭門矣古云奧府四塞一夫當關池何有也獨直
北濱江湯湯天塹差足自限而十五里而近卽爲皖桐兩
岸夾治春水雖生可辨牛馬野航亂流而濟日夕相織使
載奸宄千億輩自北而南誰曰公無渡也一城斗大浮置
江干眞黑子耳脫更有劇盜乘舡艘颺至則帆檣傳雉堞
立糜碎矣此所謂無險而難堅也而又隍濠不治庳薄者
崩陔軍實不蒐單弱者烏有沿江戍所磬石皆散亾無論
踐更者城亾

述北譙角無聲按部使者至行臺頗近卽

暉柯文集

卷之四

三

聊一鏜鞳過則已焉故四五年囚再反獄逸大盜劫公廨
旁斬關出入無門焉者形見勢屈亦斷可知也其甚者芻
牧日乖窮蹙已極教化亾具偷薄競起山居而谷汲者坐
不得食則習椎埋剽剗之奸爲胥史所虐憤無復之者亦
遂欲爲南塘之出此其地其人卽青陽石埭爲劇固與宣
歙錯接習其風尚勾連窟穴爲吾內蠹者也瑕而易動莫
斯爲甚夫以有瑕易動之時而處無險難堅之勢何恃而
不恐萬有一幸曰賊不至耳賊不至耳夫事久則智生兵
挂而變起無論吾所云亂流而濟帆檣傳堞也賊從中出
且奈何哉然則無策乎曰吾無險則不得所恃之資而務

亟爲自勝之具吾有瑕則反觀利弊而得措置以爲轉敗之功非人心烏所藉之池雖褊小遠不暇論萬曆而後載籍可考者大略戶一萬九千七百有奇口七萬八千六百有奇卽以附郡一邑計之戶六千七百有奇口三萬二千八百有奇也姑以一邑戶約略之戶得三人爲守守者二萬有奇矣戶得五人爲守守者五萬有奇矣夫今日之賊固非南倭北口殊形詭性異技絕倫中國所夙不敢鬪者也猶是饑民猶是逃卒猶是脅驅烏合之徒彼能爲跳蕩我亦能禽戮者也且夫今日之防賊又非出玉門浮瀚海赴徵調遠期會急公家之難博趨義之聲也賊每焚邨落

或舍官城槩殺平民略無存恤吾底力而防守防守吾身命也云爾吾鈞聯繩貫合力防守各防守身命也云爾無險可扼而不自爲堅距計豈其聚族爲釜魚乎無險可安而遂無可如何聽之冀賊至則鳥獸散豈其室廬墳墓親戚骨肉不一望胸乎且羣盜如毛走則何遽不相逢也繇是言之人自爲守者宜其踴躍奮迅觸白刃冒流矢計不旋踵也而有不然者德教不先法令不豫饑寒苦而怨怒積良民無聊奸人有以生其心也故務和人者使之衣食饒足衣食饒足則有生之樂而愛其死使之情氣和平情氣和平則無憤恨之志而不輕去其鄉使之明禮義重廉

恥禮義廉恥明則偷生苟免之計詘而勇敢果毅之氣生夫池土固瘠土瘠則貧貧則易見德池俗固愿俗愿則近厚近厚則易向方便池一邑中六千七百有奇戶三萬二千八百有奇口其所以謀爲防者皆詳以確而力爲守者皆勇以強何畏乎飄忽之賊又何藉乎懼怯無賴之兵哉昔者周澤敦龐人心蟠固故雖以洛邑之地夷曠四衝廢爲至弱而可以久秦刻深強服人無固志則以咸陽天府形勝獨制而瓦解土崩築池者以小從大以古稽今亦若是已矣豈其老生常談哉不根本是圖而媿媿枝節兵饒水陸之謀囚鎖毫毛攻穴隙則窅說也夫

澤洞文集

卷之四

五

池州防守議中

夫守池者人矣則黎民其守治與曰吾亟治之人三而民不與焉三者之人治則民固已大治然後可得而用也一曰郡邑長吏一曰鄉之薦紳一曰庶人在官者蓋池人薄植而寡蓄志樸而氣孱非若吳楚他郡有末利之贏足多腴削負強悍之姿不受虐使也上之人稍煦燠之陰陽之卽賈母召父之戴翁然矣今蠱屨塞路表去思而祝畏壘何纍纍也其或奮其吏氣虐以非辜誅求艸菅罔遺餘力亦頭搶地謹乞憐而已默然飲泣惟所爲而已卒不敢對一語雖然痛甚者沁心恨隱者刺骨幸今無事爾一旦賊

至立而視掉臂而去無乃亦其情與責以手足之掉頭目
得乎哉夫居上有行仁之勢爲長挾布利之權其徭役均
與聽斷審與催科時與贖緩輕與贏羨省與不以民髓媚
要人不以公法饋過客不以中飽厚吏胥與勤乃職敦乃
事畫乃法與是郡邑長吏之人治也夫然固所以大治民
也池之產顯要不多先達諸大夫類潔清簡飭恭謹自將
爾非有宜興溧陽桐城之氣勢積虐閭閻也近稍一二汰
矣有暴起得志欲遂爲猗卓者或與上之人因緣交結得
進說左右者則遣蒼頭調里黨籠致富民輒恫喝之又反
抑疾苦開導利端貢媚乃公圖便已欲若是者未有非黷

財賄壞理法痛楚人心者也怨汝詈汝實啟瑕釁可奈何
且夫利則相先害則相後征徭或詭力役非平使赤手枵
腹伺隙思起之仇讐而爲荷戈擊柝衛吾封椿郿塢也有
是理哉夫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猶以是非義理言也今
患禍亟矣誠明而熟于計訟獄無涉與選舉無好與素封
無覬覦與家奴狎客無橫生事端與民有利爲請于上興
之民有害爲請于上罷之與輸納則身先守禦則身奮効
忠執義作爲倡率與是鄉薦紳之人治也夫然又所以大
治民也雖然未若庶人在官者實甚池有天幸吏吾土者
未有非賢人君子者也若不便而媒孽之惑易之曰廉吏

不可爲某事某所用將安出某所某事費且莫支曰貪吏而可爲某孔某利應屬之公某利某孔取之無禁旣以移上心中所欲而乃張牙露吻徧吸脂膏矣其在地方鄉薦紳起而能言之若不得獨爲政也池則吾所云顯要不多產爾潔清恭謹搖手勿向邇孰出一語是正之他一二汰者或反執恭敬仰鼻息交高其能于君大夫冀因君大夫之暱若若爲我地道以小有濡沫也嗟乎下視他輩又何足云吾嘗約略計之郡大夫之長其以書史役者殆百人以徒隸役以便嬖役者殆六七十人他雜役無氣勢者不與焉邑之長人減其十之二郡丞別駕及李人減其十之五他小官無氣勢者不與焉是池一歲而有不去之蝨賊千也是千賊者其以作奸犯科枉嚇民財靡有算數者置勿論第以常法度之彼皆輸直于前人乃入役直豐殺有等姑約略之人率白金二伯是已先置母二十萬也卽以二分息與之彼亦將歲取子金四萬于我百姓也蓋池之民歲輸四萬金于千賊幾何年矣怨淡而髓竭亦已甚矣一旦又有所謂秦隴楚豫之賊至而此千賊者方徜徉堂皇追呼鞭朴曰爾民其衛我我役官家不編行伍爾民持金錢予我我免爾衛爾不持金錢予我我困爾以法雖勤衛我使爾受罰責然則池民者將捐忿釋怒肝腦塗地以

灰鬪去來颺忽之賊而謹衛負隅根蒂之賊乎哉斯亦大
惑之甚者也請汰其黨與省其冗與平其直以補士伍與
簡不法者沒其貲以享士與有過勿赦有闕勿補使漸耗
折與不授以意曷翕張與不假以柄曷攫攘與不偏爲右
曷恣狂與夫退而緣南畝者多則風俗淳而志慮壹攫財
積恨者少則物力足而情誼專故夫大治庶人在官者又
全乎其治民也蓋以防守切言之吏茲土者城池存亾之
律危乎切膚矣薦紳之家其顧惜係累百倍于單弱窮窶
也池之胥史又皆鮮衣美食廣田宅儲玆玩前堂羅賓朋
後房列妓女苟不得倉卒從賊則守之亟以百倍單弱窮
窶也是三人者庸可緩諸且以事理推言之本末相使道
法相維其大較也賢君侯一人耳所與共扞擻者茲林林
矣推心置腹乳哺安全潔源正表徒自爲與亦將以生其
共也夫虛室生白德威惟畏吾未見賢君侯之政教號令
徵發期會不如翰如飛也夫鄉之大夫亦所部民爾民儕
類之有氣力者爾庶人在官庶人也民儕類之害馬云爾
今也民之有氣力者與其單弱窮窶者心意和同歡欣無
間晝則相見夜則聞聲翕然一人出而圖事斯大善矣害
馬斥去之不游庠序卽南畝矣尚耕作習勤勞則其力可
使羞貪狡樂端愿則其心可安是去蝨賊千而益勝兵千

再戰勝也益勝兵千而使向之憤恨幾幸叛亾者率踴躍
專固荷鋤耒撻賊是更益勝兵不知幾千萬也益大善矣
聖賢之業恃乎人心經遠之規始自貴近是故治防守者
治人治人者治其人之要聽者不以吾說爲迂吾乃敢進
而畢其議二十里三船鐵矣三十八太就就矣吾願執

吐普池州防守議下

四辭之一

一據幕於好願

吳笑其

其

今議者亦大集矣吾皆用其說稍損益之而第行于吾所
建議之後上下公私一心如結疏通牢固根本沃濼則其
事迺精而行迺效故有二經焉曰防江曰守城有四緯焉
曰治兵曰治餉曰治民以出餉曰治民以益兵經之中條

嶧桐文集

卷之四

九

析之目各四緯之中條析之目兵有六餉有三而治民之
目無專指摠二說耳矣請具言之夫賊所在有之不必江
以北也江以北者固然矣防江誠是也所謂禦之藩籬之
外也江干舊有斥堠約十里一臺堞矣置守望矣吾視傾
圯者繕葺之亾匿者勾稽之一尉幕往按視足矣江濱舊
有哨艦約三十里三餘艘矣三十人衣短後矣吾視罅漏
者補塞之游間者約束之一百夫長往董課足矣此二目
者按舉舊典非擾民間然故事沿之亦未卽有利者也若
北來之艘必譏夜泊之帆宜問似矣伺察非常懼吳子輩
曰衣搖櫓也而池土寡產稻梁百物待命客舟窮詰苛嚴

商賈裹足則池乃坐困又若澤居之民可益游徼近水之
邨就任團練似矣人自爲守如范龍圖弓箭社可也而使
等隸尺籍務欲中程器甲費貲迎送失業舊所征徭百未
省一則民益重困此二目者事創今茲人生惶惑行之不
善未免有害者也第言防江法如是止矣精修之使果得
效則有繇然爾且吾治所及池屬地也使賊上從九江濟
下從姑孰湖陰來池烏能爲故必有賊卽渡江吾孤城屹
立處萬全無事之勢而後可議防江也賊所在有之不必
城以外也城以外者劇矣守城誠是也上所自爲者嚴保
甲謹讀法斯走集之奸絕窟穴之蠹清矣然或土著之子
鷹眼性生或兵起之後鴟音乍作可奈何廣漢翁歸有鈞
距籍記之能雖效者莫及以詳以勤當亦具得要領也上
所使下之人爲之者儲薪米斂牲畜斯圍城有支久之粟
堅壁無齎寇之糧矣然數家厚積羣小生心無賴藉以尋
端公家因之啟釁庸無慮諸常平公廩比屋贏餘使官私
具足富貧不相耀以和其心蓋漸積使然也是二目者行
之兼道與術矣堊城門有兩便焉磚甃石纍力鉅而艱蒼
黃不可爲也往來無他塗辨詰差易奸不得闌入也然而
薪水迂勞貿易乖迕貧人廢業坐敝爲憂又物情沮抑病
起鬱蒸啟閉有節可勿講與守城堞有兩難焉睥睨多于

戶口闕一夫則瑕患人不足也坐派聽之伍伯受小賂則免患法不均也況乎責辦矢石督治衝墉勞力傷財猶或扶其臂又賊耗不時至便驅迫上城烽火屢戲朝氣銷乏力食者不暇給可勿思與是二目者行之辨久與暫矣第言城守法如是止也我觀今日之賊城三日守卽舍去矣顧誰支三日哉秦隴楚豫舒六之間陷名城者以十數彼豈不講畫守具如所云云乎故曰精修之使果得效則必有繇然爾此所謂江防城守之說也池兵六百爾落落星稀殆不能軍矣然使一可當百奚多少足云請語治兵者是有四先曰先之以廉卒故窶人子非生有敵愾之心也

釋耒耜而韎韐冀得餉資給俯仰爾今常例有餽矣支領有扣矣替代有入矣贖罰有規矣卒知其指所在捐以啖之逸而事他作器與手終年不習卽威與法不得施矣惟無所於染指則率以蹈水火可也曰先之以勇愛身命者人之情作之亦必有道矣池所署伍長非有大帥建節不可等夷之勢也乃者使捕鼠盜匿不敢前處已如幃婦人而驅素所進金錢法不得施之卒往以歿鬪知必不能整弧陷陣古專閫或爲之而況若等與曰先之以勤今日者非有臨陣決戰經時不解甲介胄生蟣蝨之勞也稍練習之以待耳弓弛而不御馬食粟苦肥相蹄廐中不試而徒

以責帳下兒坐作擊刺不少休息卽故事耳何第苦吾屬
爲也古者甘苦同士卒且經習勞瘁異日蒙犯霜雪橫草
稱功不亦可乎曰先之以法蓋旣潔清自愛身先勞苦斯
亦可以有辭于下矣司馬法在如之何解縱繩墨也昨者
城守戒嚴卒監門矣令勿聽人移家出而惟賄是問也賄
不至則懿筐不得就柔桑賄至則肩輿纍纍且爲耳目導
去也昨者江上耗惡卒巡徼矣令遏止北來者而惟賄是
求也賄入則叩涉親于我友賄不入則賈客布帆執言爲
寇虐之使無聊賴也是尚有法與而號爲其長者熟視之
若無覩或反右之陰利其爲是可用之征伐行陣間乎而

治治兵者其最先有二曰先擇譽望之人池任兵事者世
職白衣咸戲下矣非不云取姿勳舊拔異屠沽也而皆材
質朽穢齷齪猥汙第持要人竿牘至或暮夜有所乞憐卽
一旦指搗在上矣人微望輕物情不服導之壞法侮紀爾
卽推擇岩穴乎曲逆窮巷門來長者之車淮陰寄食葬營
萬家之勢皆蚤有著見非鹿鹿也曰先定畫一之官池兵
六百耳水陸分隸殆十餘長轄之十芊九牧弊誰不知則
以所持竿牘典暮夜請無以塞責聊槩存之分沾濡也卒
多所剝而軍法如絲棼矣苟推擇之得其人卽全旅付之
金鼓號令事無兩制耳目專而心志壹不大善與省費祛

貪又其次矣以是策池兵池兵其殆可治也且遂言餉貴池池首邑也方今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丁一萬九百有奇耳田二十萬四千有奇有例免者實不徵無微不派無徵派不重羨嚴科不獨三韓治兵薊門增壘稍出常賦外也故池之餉萬不得更議增無已治其蠹餉者斯餉足矣曰取之之蠹食土之毛既厚自子而以供軍國需其孰忍逋之惟民部之會計牒下邑胥胥謀之官匿不使外人見偽增教令別立科條正供無多而旁取已侈侈則不能疾輸輸不中程曰此逋上供也又加罰焉追呼有賄贖緩有入旁費益增而常賦益坐歉矣反是則輸將蚤及格矣曰入之之蠹賦之入也所待命者多矣池之民之入賦也奉上法而畏罰不及格者罕矣乃納之管庫如投大壑胥謂已物耳以置母錢以買田宅爲富人居又狎邪用之若泥沙然羣役卒叩之那移稍應更叩之篋以應巧謝之巧謝之不支事大露姑以身入獄爲質卽泰然矣僉曰餉廩不贍夫豈不贍也反是則支給裕如矣曰出之之蠹筭庫之士豈惟不出出亦實甚役卒來請必以賄俱賄不先卽以今歲支昨歲勿有也昨歲之前益勿有也賄先且計月日數如子錢與之卽以今歲支明歲有也

支明歲之後益有也勿有者詫謂餉不我足其有者稍踰時算之數歲之勤獲乃止此益大恨謂餉不我足而豈其不足也反是則士飽橐中矣以是策池餉池餉非真不可治也若耽耽者欲民再益餉吾既謂必不得增矣又欲益兵民豈得復爲兵哉請無忌諱言之夫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言自有贏餘也今也不然正供未輸先懸羨格猾胥里正嚙十之三公十七爾夫民不望弛以與我矣官胥勿入以當加賦亦可飽數百卒也不然卽文以美名曰人樂捐助而益勒苛急弊甚橫征度量不生奸人措手宜急罷之矣抑池有民兵殆將百人號稱壯快故籍戎伍也隸事

公家久而不歸祇行勾攝每奉符一出雞犬爲空吾所謂蠹賊于者其一也彼六百人者呶呶不平之鳴久矣還其本事隸而習之物情既厭亦以壯軍容也不然刺取農氓曰練鄉勇而抽及矜寡廢棄耕桑石壕新安之詠再賡宜亟止之矣且自昨歲迄今別有募置盡惡少年親若牙兵氣同驕子飛而食人道路以目矣不戢自焚端在若輩益招致之解散何時也凡吾所議兵餉者皆不治兵餉于民不治民餉于民所以大治兵餉也豈惟不治民兵餉而已議治民者皆略略于治民所以大治民也蓋固已言之矣固人心植根本所藉慈惠之長明察之師非伊朝夕矣前

所云云有行之而效有行之而玉卮無當象人土鼓而已
吾是以務推原其所繇而不遽言之不遽言之者固將精
治其事豈濶說乎哉

制鎮將議

臣嘗謂御將者當假便宜于行陳之間不可不嚴轡策于
坐鎮之自此通論也然于邊帥尤甚蓋內地氣勢頗在文
臣民多于卒力無所逞彼操殺人之器挾可以爲亂之資
而常抑于不得用故諸弁之就繩墨也易若邊鎮之將度
其事勢殆不可不制者而今日尤甚其說蓋有三端一曰
天遠夫輦轂之下禁令嚴密內地之吏文法拘牽故賢者

嶧桐文集

卷之四

五

雖無以盡其才而不肖者亦莫得甚其惡今邊關之師遠
接中朝建牙秉鉞一鎮之上蓋惟知有總帥已也撫臣地
位僅頡頏矣制臣鞭長不及腹矣豈惟莫約束之家丁健
兒文吏自顧不如遠甚且甘退聽矣閭閻萬里明有所不
及照法有所不及施驕蹇目恣或遂凶等故昔日東李西
麻之橫與近者祖氏一門之肆沿習成風日漸以重此不
可不制者一一曰地險國家建都三面隣口凡此邊帥接
跡穹廬之帳出門數武卽口口矣中朝所謂口口口者
邊帥視之猶閭里故舊也馬蹄絡繹聲息時通厚利甘言
往來不絕不重嚴其防彼益與之媾無忌矣不陰制其命

彼且外挾之以要上矣稍一動搖關隘險阻殆非我有故石亨圖不軌必謀以石彪鎮大同哱氏既舉事遂顯以甯夏勾小口此不可不制者二然謂今日尤甚何也曰與中人交關夫邊帥之不易制也如此矣所幸者身在疆場內無輿援事有影響則法網隨之未見必不可拔之勢也今皇上無鎮不內臣矣當內臣之始至邊也目不覩戰陳之事耳未聞金鼓之聲勢不能不以情實託邊帥而邊帥則挾其所難而有以恐之其操之爲已促矣及內臣之旣在邊也體非全氣性樂調諛之文人實有徒意在饜餚爲快彼邊帥者恣睢于萬眾而奴隸于一二人則投其所

喜以媚之其結之爲已深矣且內臣武臣并積怨怒者文吏也以左右班相軋之人構之于南北司水火之日朝夕一鎮之內包匭文吏而作贅焉其中之又已至矣若是則鎮將之柄日重鎮將之美日間撫按不得行糾彈中樞何所施甄別蓋自鎮臣謂邊帥不我欺而皇上謂監臣不我欺斯邊帥之不可制已甚則不可不制亦岌岌乎哉臣所尤慮今日者此也夫今日邊關大帥其階秩則三公三少也其物力則猗頓陶朱也其蒼頭義兒皆拖曳金紫布列偏裨而足以貧人富人殺人者也又所與誓矢到頸結歡投好者中車令大長秋外廷大臣所隔絕不得通

而彼歡洽無間者也是身在籓垣而機在肘腋之中跡遠
荒微而事探紫闈也此其勢易驕驕恣則僭擬僭擬則眾
益附而長亂萌始不制而使之驕既驕而驟折之則恥恥
則怨怨則釁隙多而事以起嗟乎臣能無迂慮與然聞近
議者欲裁郡邑之佐盡易以千夫長百夫長參錯腹內事
勢平分將纓綏漸詘于兜鍪市邑幾同夫戍堡臣所謂內
地氣勢頗在文臣民多于卒力無所逞者其說大謬不然
矣使此議果行奈何獨認認憂邊帥哉

池州防守後議

崇禎乙亥春愚嘗有池州防守議三篇時不見省屬有天

峴村文集

卷之四

七

幸卒恃水爲功也距今十年事勢大異無論長江之險賊
與我共今豐芑之氣更新雒邑之營若待池于神京且爲
三輔視北之真保通津不啻焉謀國者不以甌脫視池則
不獨池幸甚作池州防守後議略一而目亦有三

議者謂九江有督安慶有撫錯南北而扼上游池門戶固
矣池何庸爲而未盡也池屬若建德東流過安慶而上百
里直接江省之浮梁彭澤者雖皖鞭可及夫固先皖而承
上流矣是池不全恃皖爲蔽也池之貴池青陽石埭又與
徽歙黔祁南陵旌德涇縣牙錯大盜所窟探丸無虛日非
有重臣以坐鎮之不可萬曆間皖盜作逆建議者以徽甯

池太安慶廣德摠蒞一道臣而治于池其蒞以道臣也時天下全盛盜無大根株以監司鞭箠之有餘力也其合徽甯太安廣德而治于池也蓋池北帶江濤南鈎連山箐肩臂大郡巖邑惟治于池而聲教可四達也今荆襄糜瀾楚豫纒髮絲是故江無督而有督皖無撫而有撫而池獨一道臣焉可乎且以昔之道屬割安□廬焉又割徽與甯爲一焉僅以池太仍其故銜事旣劇于前而地小力薄于異日又權分界畫莫相統承爲池道者不益難乎且今帝在南都輦轂伊邇下則徐淮而揚而滁浦門之重籬之複可也上則武昌九江而皖而池亦門之重籬之複可也京口

蕪湖斯堂奧矣焉及乎故爲今日神京與池計莫若易道臣爲巡撫而宿重兵焉則甚善於是議巡撫之人夫道固有署矣堂階弘敞胥徒備具督餉尚書嘗駐治焉無營造之費省廩食之增此至便也惟在得人則愚謂卽道臣程公世昌其選矣去歲之春左 帥勤王岌岌洵洵池莫必旦夕公時蒞任一月耳內固吾圉外聲大義勤劬談笑使騎兵之至蕪陰者可返而流言之及白門者無徵池人恃以爲命是故西江之調民走兩臺爭而還我蓋公自□□□平陽禽叛有餘勇焉至池民之感則在肌髓夫天下爭以人心爲本眾志成城屹如金湯况所區畫如積粟繕

器增城練勇業有成緒亦未可中道捐也駕輕就熟而從池人之所願池先有固志矣于是議巡撫之兵夫池須重兵應撫鄭公已請增三千而池民皇皇求罷者鄭議調之浙又議募之他方也客兵爲害池人恐焉今池旣開府兵自宜增然愚有策者池舊有池陽營兵六百矣有忠勇營兵五百矣皆駐城內有荻港營兵六百矣池以水師分防池太間隸道標下固一千六百有奇矣簡練而精治之無虛額有拳勇則一千六百之餉可勿增也然後募之池不足募之徽甯太廣間皆撫所屬地取土人親識結狀隸籍伍焉則上游之奸細無闖入而土著隣已之近氓亦不至悍獷不可制池有三千之兵增於舊者實止一千四百池之撫兵大集而事省矣于是議撫兵之餉夫池人堅不肯增兵者旣以苦兵亦先慮餉也卽如池陽荻港兩營兵固萬曆間合徽甯太安廣德而隸一道者所以千餘人之餉皆派之七郡間當時一道臣治之統轄專而氣勢行餉以時至今三析焉矣皖餉首不至徽甯廣德視如秦越十呼而不一應兩營之兵每缺食至數月事益岌岌也若忠勇營則池鄉兵爾繇池田畝餉之按月入手無踰時故夫各郡協濟之名不如一路專給之實得失亦大可見矣愚以除池陽荻港兩營一千餘兵之餉炤舊徵之徽甯諸郡蓋

諸郡既統吾池撫則符檄所行郡邑奔命此無庸更制爾
至所增千人餉則斷與忠勇營同徵自池取池所解京之
銀盡截留以餉此兵不待命于協濟然後士宿飽而事無
他虞且池一耳若練遼之餉既蠲京運之耗亦減更截留
數項以濟吾池愚且謂三千人之餉并可不自徽甯諸
郡而況此一千五百人乎餉不望濟于西江兵自弭耳而
聽命雖蹈湯火可也至餉足而池撫之事乃大濟池撫之
設無再疑矣夫池得人而撫之兵餉以集北與皖犄角而
南引徽宛姑孰以拱神京此豈徒池幸新朝之股肱 高
皇帝之弓劍實憑依之

嶧桐文集卷之五

廣平申誣光鳧盟定

貴池劉城伯宗著

論

隱公論

三傳曰隱攝也桓貴而幼隱長而賤姑立焉將有所與也歐陽子曰非也生則稱公死則書薨國人戴之一魯君爾何所明其攝也余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攝之說自古有之而隱不必然卽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周公于孺子有居攝之號君薨而世子生有卿

嶧桐文集

卷之五

一

大夫從攝主之文然皆有所不得已者隱爲繼室聲子之子則適子矣仲子雖貴不稱繼室亦妾子爾卽諸侯不再娶隱與桓皆羣妾子而隱又長矣君魯者舍隱其誰飭妖妄之手文借貴援于外氏于理道何居而反指長君爲代匱乎故曰攝之義自古有之隱不必然者也然說有自起事有從來惠之嬖仲欲以立桓審矣手文貴族之論旣播之人家庭朝宁之閒屢見其意隱賢者也欲承先公之志致之桓以明高審矣是故攝之意常以自子亦以語人則當立之義反不見而攝之形以成昔宋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遂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夫穆公非攝也而自云以攝

欲致國乎與夷也隱亦曰爲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
裘吾將老焉此與穆公之辭同皆實非攝而自云攝所以
爲讓焉爾孰知國者利器不容假人可辭讓于未我立之
先不可疑似于旣成君之後人方欲就我或避之人方急
操我或縱之授奸人以口實而藉之柄隱自處有未盡焉
豈謂分實應攝乎哉故曰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
之而義不必爾也迨其後君魯者桓後之有魯者皆桓子
孫也借隱爲讓之辭遂蒙隱以攝之實以解桓之惡已爾
承譎習舛殆非一日三傳之語必有所師非臆說也而第
不深察其情其實隱有卽眞之理不當被攝之名是以隱
自處乎攝而處隱者以爲君內外無不順之辭而春秋之
書皆予以正乎君之法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故曰
二者之說皆未盡也

荀息論上

陳乞欲篡齊故諾立荼之說而不沮荀息欲殺驪姬母子
故順立奚齊之命而不辭立荼則內亂內亂而我承其隙
齊可得而有也是陳乞之情也荀息豈欲殺驪姬母子者
哉第順立奚齊之命而不辭則勢必至此而息不知何也
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奪嫡立寵蓋亦有之然善其終者
少矣又况淫嬖殘賊神人寃憤未有如驪姬之甚者也國

人不順內外生心不待智者而見息謀士也能以璧馬易
虞虢而璧馬如故顧以奚卓易一身而并奚卓失之與使
申生君晉或夷吾重耳有一立焉彼其之子以先君之遺
簪敝履邀惠後人終其天年豈不母子俱全哉違眾推擁
坐速其斃併命一朝使之俱盡非息殺之而誰殺與吾嘗
思之荀息里克皆晉望也廢立之謀獨難里克宛轉優人
之口幾幸一達爾其于荀息公直告之明以藐諸孤爲託
蓋公與姬嚴重克而狎暱息此可見矣後之論者以忠貞
許息何哉是不明于春秋之義者也

荀息論下

釋桐文集

卷之五

三

或曰春秋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與孔父仇牧
同辭許荀息之死于卓子其與息者至矣劉子曰不然事
有所相連而時有所相屬則及之及之者同所以及之者
異據事直書而是非美惡人自見焉爾宋萬之弑其君捷
也君已弑矣聞難而趨手劍以叱者宋國之大仇牧一人
而已于是乎及仇牧是全乎美之辭也督則以豔妻之故
殺孔父矣其君救之及乎弑焉此似以孔父及與夷者然
君子謂國有其主比肩事人而擅殺一卿蓋既有無君之
心然後動于惡故先弑君以及之此其及爲探情而書固
已異矣且夫君黷于戰民不堪命父爲司馬無一匡正而

與爲虐焉督乘眾怨以行其私非無故也則及孔父者若曰孔父亦及此矣是美惡半之辭也夫苟息者主乎君奚齊卓子者也卓子者孰君之晉之臣民無正乎卓子之君者息獨君之已爾事起于息成敗與俱奚齊未已卓子繼之皆息驅無罪而就死地以實已涇涇不正之言克雖不及息息庸自已諸及苟息者若曰息也果及此宜哉是全乎惡惡之辭也昔人謂美惡不嫌同辭非也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焉爾不追原始之不正而第許後之不食其言所謂不知春秋之義者陷于纂弑之誅死罪之名皆以爲善爲之信矣

里克論

里克非中立也其曰中立權辭也里克無權辭而于中立一語有遜避焉人故莫之察也夫人不知其始究其末不知其終審其初焉爾里克之傅申生也公使伐山戎則諫明冢嗣之職斥帥師之非一曰太子再曰太子侃侃正論無回譎也至其誨太子又謂子懼不孝不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蓋教人臣子義理宜然此所謂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者也使必以擁立申生始爲克解則獻之昏庸視漢高隋文唐玄代何如者而謂其臣皆效乎使必以智巧謀術導申生以自脫將大之潘崇

陷商臣而次之石德以敗戾太子可乎哉克蓋學術端方
行誼澆固不苟爲機變如平鄭者流此吾審其初知非中
立人也申生而旣死矣奚齊儼然君而荀息爲疆相輔之
矣克苟申立此固可以集于苑也乃其信奪嫡之計行變
孽之誅上存典常而下爲恭世子白誣抑此心蓋未嘗一
日妄者安君之老不驚其暮年而始發之今日克豈中立
者哉討驪姬之罪止于惑蠱讒邪而拒平鄭秦狄之計吾
故謂克學術端方行誼澆固不苟爲機變者究其末以泝
其始愈知克非中立人也中立一語聊以塞優施之望而
觀其變懈其防殺其怒以不吾忌吾然後可有爲于後日
爾使當時疆諫力爭悻悻見面不過與杜原款同死死無
救于申生而荀息奚齊相與以有成也吾目瞋乎哉克于
晉君臣父子無權辭于優施獨然者君臣父子當以正告
而優不以人畜也蓋其始末初終曉然矣故曰里克非中
立也若不鄭者陰陽避就眞傾危之士哉是則所謂中立
也云爾

趙盾論

盾之弑君信矣無可疑者歐陽子以經文縣斷之不知吾
以傳事明覈之爲得也蓋盾之弑機成于君臣相疑之際
而穿之操刃受盾指使爲之者故曰盾弑君也何也靈之

立非盾志也盾志在公子雍此逆彼來有成謀矣迫于穆
嬴不得已而改圖靈焉爾此大卻也靈之既壯得毋曰是
志不在我者與芒刺在背怏怏非少主臣此念未或忘也
盾得毋曰是且以我爲不立彼者與藏怒宿怨故諫不入
而汰自恣我刃在頸矣甯我負人此念又未或忘也是故
鉏麇之遣伏甲之攻甚至無策而斃是嗾蓋靈褊心悞志
無遠圖大略不勝悻悻焉若高貴鄉公拔劍登車之所爲
爾爲之盾者方且世執大權陰行小惠其謀深其備久觀
桑翳之餓與爲公介則公之前後左右無非盾私人也或
奔而告或謂公養女等正在今日如提彌明輩此屬何限
于是穿爲之賈克成濟抽戈桃園而弑事成矣此謂穿自
爲之可乎哉耆髦之薨昭尙自投于地垂涕對人奸人面
目誕詐如此謂僅一出亡者無與弑事乎陳泰語昭曰惟
斬賈克以謝天下昭曰可復下此否泰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泰見且如此而謂聖人縱舍首惡姑錄細餘哉經曰
趙盾弑其君夷臬誠哉弑夷臬者非穿也盾也

伯州犁論

國事不立繇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則勞臣荷戟而嘆人莫
有致力焉故也有掩人之功以爲己功者則又有掩人之
功以爲功于人者楚伯州犁之媚公子圍是已奪穿封成

之鄭皇頡以予圍而已若不與則媚爲太巧焉爾方圍成
之爭頡也犁但曰請問于囚使成可自恃者然又曰所爭
君子也何不知處成以美名善地俾其垣心以聽者□乃
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
爲穿封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是其手勢口語輕重
所在明白曉然頡故曰遇王子弱焉誣以取悅冀免死爲
脫歸地豈顧問哉第使獲敵者皆如成以誣罔罰不獲而
獲者皆如圍以首□賞人情憤惋疆事懈弛國受其敝將
何可言鄙夫之害無所不至此之謂也且風指示囚使相
傾陷春秋不多見而犁創爲之又况後世坐堂皇盛刑具
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或乃微見風采授指所在利啖于前
而刑威其後囚有不承上意自誣服以冀旦夕之命者哉
是皆州犁之教階厲無窮也雖然圍旣弑主亦卽殺犁犁
之巧媚無庸矣

吳季札論

季札可以讓者也抑不可不讓者也而獨孤及猶然非之
不成人之美小人之見也季札非適長也卽有治命義不
爲亂首古之人叔齊行之矣故曰可以讓者也札之始讓
也有兄諸樊焉兄餘祭焉兄夷昧焉而我偃然越而君之
三人之讓人人誠然乎一有不然禍及其身及夷昧卒札

固讓以逃也。札見微知著人也。僚有欲國之色。札知之矣。光有欲國之心。札又知之矣。身死之後。國將誰致。且恐不能待身後。則已爲大愚。而國以不甯。札豈貿貿若此。故曰不可不讓者也。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以國之故。子弑其父。或父殺其子。弟殺其兄。或兄殺其弟。獨孤及不此之罪。而季子是訾。所謂比干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政也。故曰小人之見也。

晏嬰論

晏子蓋老氏之流。其敬與儉。非必盡精義之學也。致虛處後。所以遠害全身焉。云爾。蓋崔慶莊景之閒。幾于君臣相

謹其汰已甚。不敬則瀆。瀆則慢慢。則樂易相招。而其流必及。莊以見憚。亦以得疏。疏故事變之來。我無所與也。且力行節儉。卽寡所取。寡所取。卽家無贏餘。故曰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涉亂世之末流。有戒心焉。是以安居湫隘。而推祿以給。舉火者畏陳鮑之變。高我也。夫君斃于弑。一國沸然。徜徉門外。而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何脫然也。四族並起。又端委卻立。而無所可否。曰何善焉。曰庸愈乎。何混然也。置身事外。欲行地而又絕跡。後之留侯。曲逆。而前之老子。已爾。去聖人之學。其閒豈止尺寸哉。

三桓論

田氏之有齊也舉全齊之強皆爲田氏有故足以有齊也
三卿之分晉也三分全晉猶各爲強諸侯故足以分晉也
魯爲天下弱久矣世及之君席魯之全業其氣力不能當
齊晉一巖邑而欲以不義得之又數裂焉所據幾何其能
國乎蓋季自意如斯肥而來世有失德戴儻之澤斬然豹
媯州仇篋速饗洩之屬其材致相若也季不能兼孟叔而
有之審矣不能兼孟叔而欲以區區之魯爲三諸侯豈不
爲天下笑哉隕命之速不能終日不必智者知之是故三
桓者以之蠹公齊主則有餘以之建侯開國則不足勢使
然也孔子曰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故者已然之辭豎牛
陽虎之事已數見矣私家之難方作未止而欲以謀公乎
微者寢衰寢弱消耗滅沒不知所終之辭是魯與三桓同
究竟之象也

莊周論上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舜禹之在當日甚有爲而勞甚勤
苦而有事者也觀天畫地一年而身至方岳者四律度衡
量之瑣細皆屑焉斯二渠播九河疏□灑導弱水流沙

之險遠罔不區處也而孔孟云云者誠以爲其所無爲故有爲而無事其所無事故事多而無所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教諫生殺所以爲器也禮樂文章所以爲數也行乎其中者性命焉已爾性容與乎其自然而命安于所不得已性命之理順則天下大治矣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恃以治天下者皆然而不在乎區區之間也聖人務盡力于器數者蓋誠以之順性命也後世塗飾乎器數以櫻滑其自然不得已之故則反以之亂天下也莊周曰後世之器數可以亂天下則器數不如其已聖人之器數所以順性命而流卒至於亂天下則聖人之性命亦不如其已

是以曠乎遊消搖栩栩然齊物化也堯讓天下于許繇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是孔孟之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許繇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是舜之恭已無爲禹之行所無事也夫曰恢愜怪道通爲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而獨出曾史之行訾仁義之言使聖人不得與大盜俱錄伯夷不得與柳蹠同收烏在其通與一哉故曰寓言十九卮言日出斯亦可以撫然言外矣嵇康曰少讀老莊益增其放此不知莊者也郭象曰莊子可謂知本矣此深知莊者也孰能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乎則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者乎孰能化余之尻以爲

輪以神爲馬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則舜之恭已無爲而治禹之行所無事者哉

山陰莊周論下

周之觀理也精其憂世也亟觀理精故窮極乎道義之原憂世亟故憤極乎汙流之俗窮極道義之原則知煦煦非仁子子非義懲懲不可以爲禮而閒閒不可以爲智故欲盡鋤而去之以爲快憤激汙流之俗則見竊仁者一儼然仁而安忍不仁者雖至仁亦無如之何竊義者一儼然義而冥頑不義者雖大義亦無如之何又不如盡鋤而去之爲安是以辭指瑰譎沈瀆自恣與聖人和平中正之誨遠

嶧桐文集

卷之五

七

矣至其甚訾孔子多在外雜諸篇蓋後人所竄入文辭淺陋證據乖悟不再辯而見是不可以重周罪也周之言曰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是以周牴擊仁義而我知其志存仁義周詆訾曾史而我知其意尊曾史也

四皓論

四皓築士也而或擬爲神仙故或疑爲僞飾皆過也夫其山居而老得至者壽者築也其不能已于一出以稍見其功名亦築也何也秦爲無道以烹滅諸侯焚燒先籍寇使其民如湯火之燎體此其大亂可計曰至已自度之非與

王之身又不肖爲烹狗藏弓佐命之烈則柰何以其軀橫四通之衢而供劉項之鋒鏑是故逃去人閒山居谷汲結此同心徜徉芝朮蓋自放爲臃腫支離之樗櫟故斧斤不尋而天年得老此不過自處之審而非有他吐納神怪之事故曰桀也夫漢興十年矣商山不在絕徼四人之踪已達于高帝留侯之耳而謂高帝留侯之生平與漢廷之政治得失不詳熟于四人之聞見哉故夫聞嫚罵之習抗手自高當卑躬折節之禮則翩然來報始亦人情非盡飾說何者四人蘊奇抱略人也亦不肖槁項黃馘絕不一見知于世所以聊玩人閒欲偶爲一非常可喜之事以不至泯滅而況太子之聘可以不來留侯之招不可不赴彼豈不知滄海力士圯上老人皆從良遊而奚有吾四人哉要所以見其爲策士者在聞太子將兵之命而急謀以止之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已事也然漢廷諸臣未聞有起而爭者獨四老人已汲汲相謂告建成以禍患甚詳而教建成語呂后以乘閒之言甚具使徒深山野老乍至闕廷其能與人幾事如此乎昔者侯嬴一抱關而知王之兵符在臥內惟如姬能竊又知公子之爲姬報仇而姬願爲死也事卒以濟深山老人而教皇后以泣止又教建成以閒語后何以異是吾是以決四公爲策士之雄而笑往者狐

突之抽也至于偉衣冠以相□稱太子仁孝慈敬延頸願死以相刼何一非儀秦范蔡之故智哉若夫太子既定翻然遠引不知所終世益擬爲神龍威鳳而不知策士蓋有之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而終無所取欲以輕世肆志是也夫仲連固戰國策士也嗟乎侯嬴田光皆藏身戰爭之時以至于老徒以貴而下士者誼當爲報遂一爲公子死一爲太子死而不辭綺黃諸人亦老爲漢太子出事成而乃得爲魯連先生此其成敗利鈍不同而爲策士一也何疑哉

陳平論

嶧桐文集

卷之五

三

陳平事高帝猝智應變出奇無窮至呂后欲王諸呂遂獨居深憂計無所出何也平與絳侯比肩同朝已幾何年矣豈漠然無交者何至用陸賈言始以金爲壽兩人歡相結也蓋平所憂者非憂已之不安劉氏而正憂絳侯之不與已同也其憂絳侯不與已同者非憂絳侯之不乃心王室正憂絳侯之不如已委蛇呂后也何也勃厚重少文人也意其端嚴誠慤正而不譎者事事見之已爲呂后所憚矣使后欲王諸呂勃之爭執豈後王陵哉是則平之阿曲承順無其助無其助則平所以制呂氏之術不得行而勃官大尉又主兵者也使徒仗質無術以與后激爭大之有死

亡之旤而小以解脫其兵柄將盡用呂氏黨以代之夫后
之給彭越殺韓信如弄小兒何有一勃哉使主兵非劉氏
之人則平益無其助而呂乃真不可制而此其說平又不
可以開口告之勃者何也勃重厚少文人也彼方端嚴誠
慤而以我阿曲承順之說進疑于自見短而取輕于勃辭
或囁嚅隱約不盡其意則且速勃之疑而謂我實貳心于
呂勃不諒我而所以制呂氏之術愈窮此皆平之深憂苦
慮計無復之者也此其情狀已盡爲傍立閒觀之陸賈所
探見矣夫平勃未始有不和也其所慮不和者非功名相
軋利祿相傾而意見□有不洽血脈有不通滯礙隔闕此

不和之大者也賈自見其情以啗平曰絳侯與我戲易吾
言以明已于絳侯親愛狎暱如此也以明已于絳侯無所
不言如此也是平所欲得于勃者可一一與賈業而所欲
語于勃者賈可代爲騎驛交通其閒也不特此也賈與勃
如其暱如是其可以言也意賈所爲平畫呂氏事安知
不先爲勃畫也安知不先以平阿曲之術語勃也又安知
其來見平不先以語勃而勃亦使相覘視也賈但得平語
爲證而已躍然可還語勃于是平不可自致于勃者皆賈
代之語而所欲勃如此者賈皆導勃使如此也昔者項羽
以高帝入秦距關怒欲攻之假使帝身直謝鴻門羽盛氣

之下帝必不得盡其意有項伯以先爲之言如此其還軍如此其備道傍入緩頰羽氣始平帝明日之謝不一語自辯而事已解使平自以偃阿之說進少文之人略說驟聽必有格格不入者安得賈之恣言深論出局外旁觀之口而又往來交通幾爲傳致足以移勃之聽而使之樂從也哉夫平勃非始無交者也至是平厚具樂飲五百金爲壽而太尉報亦如之蓋隱然申之盟約而重以要結云爾自是廟堂之上兩人反可漠然不言所謂深相結而將相和者此也異日者后欲王諸呂平勃皆曰可王若出一口夫平挾知任數其固然耳勃端嚴誠慤漢廷倚以爲重而與彼同聲不一立異豈勃之素哉則平之謀而陸賈教之也然其不結王陵何也勃雖少文而沉厚多思故可徐悟以事勢所必至陵直戇而已必不可以說而動而又爲相而不主兵相已有平太尉又有勃事固已辦矣且留一陵爲正論以撓之使知漢廷尙有人而吾晷祗曲意呂所謂無用之用亦平與賈之謀也觀呂后怒陵遂欲廢之遷爲太傅以奪相權使勃且爲陵后何難奪彼兵柄不將使平孤立無與哉吾故曰平之憂者憂勃之不同已術而賈之結兩人歡者蓋專結絳侯以曲逆之術俾同心委蛇而特申盟約以安劉也嗟乎後世宰相欲濟國家之事者有其心

而無其用有其用而無其助如買其人曷可少乎哉

楚元王論

余讀馬班儒林傳嘆其于師門授受之稱某守相某二千石某至丞相御史大夫三公九卿大官是誠以經術爲利祿之媒鄙哉傳六藝而昧六藝之微言大義也又覽楚元王交傳竊以爲交固漢儒林之首惜史不以列浮丘伯申公轅固閒而徒例置之藩王已也夫交固高祖同父弟也秦漢閒急攻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處略同受詩于浮丘伯豈非豪傑之

士無待而興者哉卽交生平身嘗從侍高帝帝卽位後出入臥內傳言語與諸內事隱謀而動無過舉不見瑕疵王楚二十三年厯事呂后惠文際危時遭變故而行無詿誤令名考終非漸漬仁義之府沉湛典訓之林者能有是哉卽其與穆生申公輩始終不渝貴而下士學焉不倦猶以卒業長安燕翼郢客總交行事其干邇事父而遠事君興觀羣怨之閒處之有道而應之精審矣是深于詩之教者也夫誦詩而授政不達至有明經大儒沒身邪黨則無以誦詩爲考交之生平行事意其所次詩傳號曰元王詩者精義必有可觀何渠不如韓嬰外傳之牽合破碎而後世

茂傳焉豈以其位在大藩門無私授莫爲之備家弟子以相繼翼故卒不顯與惜哉然而數傳之後辟疆亦又好詩能文與子路叔皆清靜謹厚以行誼顯至向遂開源流詳經術精忠爲漢一代宗臣冠蓋所繇來遠矣元王之世遂以經義與西漢相終始焉今夫漢興厯高惠文景矣至武帝表章六經厥功始茂然帝神仙土木兵戎之事疵類百端甚至身以親父殺其愛子而海內騷然後之論者曰秦皇漢武幾以表章六經之盛下與焚燒詩書之惡同歸大惡而莫別賢愚孰與夫含風吐雅終身寡過之賢王之爲應經義而精道術哉如之何不以首儒林也

貫高論

貫高身被楚毒不悔卒明趙王之不反王生而已乃伏死其誼甚烈余以爲高特俠士之雄要不明乎理道之分者也天下一其主也高等之臣趙王猶趙王之臣漢帝也敖于天子分則君臣恩兼子壻春秋之義王人猶加于列辟而况親天子所至乎上有桀紂逢于不改其度况一語言禮數之怠嫚乎以一箕踞嫚罵之不可忍而據欲挾胷屠腸于天下之其主斯亦悖理滅義之甚者矣卽其以十餘人共爲不使王與曰事成歸王不成身自坐吾不知以區區之趙弒事顯白內有良平絳灌之傳外有齊楚荆燕淮

南長沙之屬趙持此安之是事成之日固趙滅族之辰也
若夫謀一發覺赦卽檻車雖以魯元之故不能解豈少而
女之疑使帝終不聽高而遽以王坐亦奚辭又使高不幸
而不勝劔藝奄忽以死又誰與明王者是王之不族幾幾
乎毫髮閒耳此皆高午等不辨理義冒昧冥行而重禍張
氏者也然則高之絕吭就死豈惟仰愧天子不亦慚負趙
王哉夫身爲之則身坐之堅持本根所以不以累王此自
其本分事豈以立名義不侵然諾者事敗而脫已誣人行
若狗彘乎斯不足爲高難矣故曰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
者必陷首惡之誅高徒見戰國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之
習又徒喜荆軻聶政忼慷借軀之風遂以行之天王共主
幾陷其國以大逆覆宗而不覺區區一死安足塞責此皆
不學之過也雖然深學問析義理儒者或難之吾柰何以
責負奇任俠較然不欺其志者哉

田叔論

田叔燒獄辭事乃無有遷史班書皆不載獨褚少孫自以
撫拾所聞綴此一語而溫公以之入鑑學者遂甚稱焉余
按以當日情事及馬班家言豈惟不可抑亦不必而斷知
其無是事也夫漢法卽疏叔卽負奇能立事未有奉天子
尚命往按大獄獄具傳爰書矣持以還報近國門而焚之

以是稱使臣塞執事者也原焚之之意凡以爲梁獄解而已輕重出入辭不具在乎吾焚之而天子怒我遂事疑梁有大惡而吾與爲陰私益窮治之更遣廷臣往簿責之事何所底激主怨而開大釁已無所逃罪而累梁以重禍不可邪且叔之爲梁獄解凡以爲帝與太后閒而已夫帝之有不忍于太后叔知之矣太后坐而可以爲梁庇叔知之矣吾抱獄辭而進吾說如所稱無以梁事爲也云云是以無厚入有閒此庖丁之解也左持牘而有責聽而奚以燒爲且叔旣久案梁意又主爲梁解梁之陰私宜亦頗聞韓安國之走長公主叔意之矣鄒陽之干王長君叔料之

矣一太后已使梁不斃而況梁必竭智力以要游說其精爲梁解者知不止一太后也吾所對帝云云者因勢利導而助爲說獄辭雖具帝可不省覽而聽已移而又奚以燒爲夫遷史卽不無脫漏班書卽多因遷文乃至承命案獄燒獄辭而以徒手還報此叔一奇節偉事何可脫遺史旣已遣而褚爲綴拾使其有實可聽班不應重棄不錄我故以當日情事合馬班兩家而知昌廐之說是齊東之語亡是公之聽然笑也且褚所稱叔對帝語獨謂罪在羊勝公孫詭而于梁王無與此則有說可信蓋異日者叔與貫高趙午等謀逆高祖實不使趙王敖知以爲事成則功歸王

不成不使王受禍故趙王卒以免誅而貫高田叔輩以此特著叔或以事相傅合遂用以對帝語亦類此夫既蔽獄勝詭而與梁王無與則獄辭者固坐勝詭而解梁王之具也而胡以燒乎哉

爰盎論

鼂錯刻削諸侯身爲大僂蓋繇與爰盎數不相善盎既擠錯東市而勝之遂使錯被惡聲盎獲眾譽史亦謂錯治申商刑名之學而稱盎仁心爲質繆矣余謂盎刻薄少恩傾巧險側殆合刑名縱橫而有之故足以死錯而要之終亦不免也夫絳侯者高帝之所謂安劉氏必勃也豈得非社

暉桐文集

卷之五

三

稷臣哉主新卽位而嚴重大臣自盛德事乃首詆訶訐折之欲以聳主聽而賈己名其面折王嘉亦猶是是商鞅之刑黔師傅范雎之攻太后穰侯蔡澤之宣言奪應侯相之意也閑家無術至使侍兒私客亦足羞矣匿情不言而又追賜與之彼其有憐才隱惡之素乎欲以啗人而鈎致其死力將以一侍兒易人軀命也是秦穆公之賜酒食善馬者楚王之一座盡絕纓之術也夫劇孟誠賢盎善待之誠是然後此武帝嘗切齒于魏其武安之招賓客而禍累以滋富人所見不可謂非早識而愛爰氏也盎不聽之卒與孟交斯亦已矣奚事罵之絕不與通蓋不罵富人則好劇

孟之說不章不絕不與通則交劇孟之名不固豈以家居失勢無所發舒憑倚名俠自起聲稱乎蓋將畱丘孟而季布我也是平原之斬笑蹙者美人頭信陵之以賣漿博徒而辭謝平原欲裝爲去固四公子相傾之故智也盜最盛德事者無如絳侯繫獄而爲之解夫已嘗欲擠人泥塗矣旣在泥塗而始掖出之以明德果眞長者乎且絳侯無反狀文帝之終不殺勃漢廷臣舉知之盜亦知之矣爲解者順風之呼而以飾前此之擊排不爲私怨是石顯之尊事貢禹果不譖殺蕭望之矣盜最慷慨直節者無如卻愼夫

人坐不知其先有一人鏡故事而借爭執以效忠勤也夫

人馳駿足于危阪之顛我止而下之告以履危之不可曰此其土某某蹈仆矣人必以爲愛我而誰其怨怒之是向者霸陵攬轡之已事也文帝可與忠言近事可爲切監盜料之審矣夫第以爲名而已則王莽亦撤定陶太后席使不在乘輿幄坐矣蓋盜之峭刻深內設變詐以立名者類如此若夫吳楚七國之事盜蓋顯負大罪宜伏重誅竟逃漢法而僅假手梁客何哉夫盜之議淮南王也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蓋適而削地之謀豈惟賈生言之盜亦發之矣言出于口而忘之邪是諸侯之宜削也盜明知之避事而畏首難之名錯遂任之不辭鼂氏之禍使盜請

誅錯時帝憶前語曰削地公亦嘗言之柰何專以爲錯罪
豈倡言削侯國者固爲誅邪則盜當死且盜之言曰獨斬
錯遣使謝諸侯則兵可無血刃而罷已斬錯矣盜拜泰常
使吳矣吳且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王不見盜而欲使之
將僅以自逃幾至辱命使還報之時帝理前語曰所謂無
血刃而罷者安在說前後不相應徒殺一謀臣而奉使無
狀則盜當死且鄧公之以軍事見也曰吳爲反謀數十年
以誅錯爲名意不在錯也錯始畫計而受大僂杜忠臣之
口爲諸侯報仇非計也若是則盜以私怨傾錯已顯然矣
況謀之數十年彼爲吳相受王厚遇者何人乎相之不知
是不智也知之不言是不忠也則錯言多受金錢耑爲蔽
匿非過也使帝聞鄧語而還思之刃在其頸矣則盜又當
死然盜卒不以此伏法者值景帝之伎而自護旣以殺錯
負慙天下遂怙其非不更誅盜畏開天下笑口也此非盜
計之得幸也其卒死于梁者我意之則又盜計之失也何
也天下不當傳弟梁王不得爲太子竇嬰已早折之矣漢
大臣十餘人昌言之矣夫豈徒竇嬰諸大臣我知自太后
而外三尺童子皆不許也盜豈大愚而獨依違其閒偕起
而爭之固也然梁不怨竇嬰諸臣而獨刺殺盜者意竇嬰
諸臣第以爲此漢法之常經吾屬之本分旅進而說所固

然爾而盜必有沾沾色喜翹之爲名內以摩切兩宮而外以引繩批根于眾論若以爲主意非我莫持國本非我莫定鋪張直聳于一時而冀望恩私于帝之千秋萬歲後時必傾諸臣以獨見所以梁王之怨羣盜一身安陵郭門之視東市也豈徒天道哉則亦舞知之過人事所宜然矣夫盜故安陵盜子事事以盜爲之天下豈有終身盜而不敗者乎商鞅變法敝于法韓非說難死于說蘇秦成名于辯而刺于辯甯縱舍一盜與雖然豈獨盜盜哉其兄之子種與有謀焉眾辱趙談是溫嶠師之所以制錢鳳也日飲亡何是曹參教之所以容獄市也其他陰謀急知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者必多如帝方殺弟而諛以高世之行帝正憂吳而驟對以今破矣便調掇給幾如李斯趙高之阿二世中士羞爲之而盜出口不慚豈盡盜所辦或者不肖子弟進熟于前種謀而盜聽之皆未可知後盜之傾身劇孟意倘以用客謀得客力幾有如種者羅而致之乎夫一時倚以應機立事而不知蓄毒禍于方來也然盜有兄子以其謀錯有父而不善其策禍之遲速豈待問哉悲夫

司馬相如論

相如之識度蓋遠之莊周之亞近之東方朔之流世第以詞人目之非也夫人交物而卽繫于物者其心不能出物

外也寓物而不與乎物者心常游乎物之先也漢鄒陽枚
乘之屬其文辭巨麗何遽不相如若而在吳幾罹吳之禍
在梁復任梁之憂纔脫獄中又累刺客皇皇道路媿媿蓋
侯其後之勤于所事是也而始之重嗅其餌湛身所暱而
與人私謀則過也斯非物之中我者淡而我之糜物者固
所謂繫物而無以出其外者與若相如未始不爲郎也景
帝卽不好辭賦未聞彼曾上書獻賦不售也相如未始不
游梁也梁王詞客甚盛未聞渠干鄒陽之獄介勝詭之閒
而謀梁家國事也相如又未始不遇武帝也武帝好詞賦
有不得同時之企想有飄飄凌雲之賞音而相如官不過

爲郎終身一園令未聞有穹寵厚祿也跡其生平歷事景
武出入漢梁多稱病閒居優游澹蕩不肖與公卿國家事
何哉蓋其負才擅藻不忍自沒于天地之閒則觸事騁辭
聊自娛悅如卿雲之適見醴泉之一出爲漢廷生色耳至
其胷懷至足有達昭曠之源超塵壒之外者是故不遠人
亦不近人不遺世亦不入世彼且以漢廷爲濠上以文園
爲漆園以諭蜀通西南爲偶然庖丁之一解而以田竇公
孫主父吾丘嚴助朱買臣之徒爲入廟之犧牲被文繡以
就死而已獨逍遙扶搖禦風行而冷然善斯已矣子虛所
云吞若雲夢者入九其於胷中曾不芥蒂意殆以自狀而

他書稱其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釋然以睡渙然以興
殆其終身精微之所在豈獨作賦云爾哉一時比肩之臣
惟東方曼倩同有此意而詭譎恍惚過之無論其浮沉誕
謾不屑意功名富貴者與稱病閒居精指無異而時一莊
語不可端倪卽諫獵之昌言與宣室上林之偉論亦並卓
然矣要兩人者其于正論猶塵垢粃糠也而況其他哉或
曰封禪不導諛與曰相如死矣何利而爲之其生也引病
優游不干權利而死何冀與亦恍洋綺麗之材用之不盡
聊以垂文自見夫上古之初七十二君之說猶之謂鯤大
不知幾千里也且卒歸于安必思危兢兢翼翼是固以爲
諷而世繆以爲勸也夫寓言十九彼且詆曾史非仁義而
况湯武肅祗之言乎曲終奏雅而以爲譏誤矣曰卓氏之
事不汙與曰事汙矣後人未之詳考而淡論也夫相如以
宦游不遂來臨邛非以竊婦來也王吉之繆相敬重亦祇
欲程卓諸人知令有重客爲治橐中裝已爾及奏琴有相
挑之事或亦謂主人知相愛重則王孫可以其女歸或文
君果亦有心則爲請于父母以待禮聘何至夜卽亡奔此
非相如所及料也夫王孫富人家僮八百相如以一貧困
游士來客曾幾時何繇知某爲文君侍者又安得重資以
謝之一讎未終而殷勤已致吾不知向人閨閣云云者語

何以開口而曲折曾復圖之不得者一貧游士獨捷給乃爾此皆誣罔顯然人不知察後人第當罪相如之不拒亡奔不當謂實繇相如所爲也且相如固欲處于材不材之間者也納亡之行其不材甚矣其不爲將相通俟之器審矣此固相如所樂居之以爲不中繩墨足老年而笑竇嬰李廣公孫賀劉屈氂之青黃文飾也夫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豈獨朔哉吾於長卿亦云

蕭望之論上

或曰望之再出不知止矣帝始卽位而致師傅于獄事已可見尙再辱與余曰以此時止晚矣夫望之傳太子者也

嶠桐文集

卷之五

五

二疏先傳太子也太子年十二二疏卽決去其言謂不去懼有後悔夫不去何遽有後悔意姿質情性之間已見其大端岌岌乎有鉗我于市之慮與不則亦懼傳之以德義而匡其不及者未有後效則尸官可勝誅與廣之去意蓋如此若望之之傳太子固其強壯時矣卽位之年已二十餘所謂鼓琴吹簫自度曲極要眇者豈一日事與所謂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者豈不有徵驗與宣帝且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爲之傳者已八年不一窺見與夫其卽位之時尙不知召至廷尉之卽爲繫獄也則平日之講經義道古今者安在其臨文蒞事乎八年之中如此類者傳豈不早

識與嗟乎同一太傅少傅也廣受早見于十二歲之時而已有後悔之懼望之以八年之久授經於二十餘歲之長君而懵不察其姿質性情之所底兩年再獄遂殺其身吾不惜望之不知止而深惜望之不知人也夫拔巨奸除故事曠然與天下更始此武宣英主之所爲而不當以冀中庸以下之元帝乃出于八年太傅之望之何哉

蕭望之論下

或曰然則傳人主者知其主之不可爲皆潔身去與責如是塞而誼如是恕與曰吾不責人以必去其主吾望人以知其主之才分而有所用之以庶幾乎有爲也夫帝之多

暉桐文集

卷之五

七

藝不過史書歌曲之能宜知之矣弘恭石顯自宣帝朝筦機樞習故事宜知之彌留憑几受顧命者三人而兩人已極同心僅一史高不過恩澤外戚之侯器識材具不逮而位在吾上又宜知之矣夫恭顯以險側刑餘竊據機要此其當去豈待問哉然望之之誤在不量其主在不用史高夫能去恭顯者權在元帝而帝已如此矣則當微論恭顯之人不當驟語以中書不用宦者夫帝已習見先朝任用所謂漢家故事若應然者而遽望以不近刑人帝豈不駭爲非常高遠之事哉但告以去泰去甚使中材之主可勉而及則潛移默奪或可易恭顯而他用其徒使其徒由我

進我得制之而後或可徐爲計願以改易制度之事望之
選懦牽拘之人非也夫欲去恭顯當有其助助無過史高
而高與恭顯又表裏矣古今外戚宦豎未有不相結者與
主近而禁地同也吾使之功名之間有所共以爲樂而後
道義之說有可誘以來卽不盡爲吾用而亦不至驅之子
敵以致難于我夫更生金廠之徒濟濟上前稱古則先者
非望之所設施邪觀鄭朋龍華輩獻諂攀附卒不可得則
當時薦士除吏烜赫可知更生之徒銳意太平必有揚揚
輦上走人如鶩者高嘿克位聞如無有心豈能安乎昔者
平勃能以王子祿產而祿產遂爲所給望之不以一功名

與高高乃激而走險何怪焉後唐莊宗之伐蜀也魏王繼
岌爲元帥郭崇韜副之軍士號令一出崇韜人填其門貨
溢其室繼岌帥府寥落如無則崇韜之禍作矣事雖不同
勢有相類奈何不略爲一樂陵大司馬地而獨自爲之也
謾之以不足語則恥排之以不可共則忿失宮掖之援篋
應和之力是故禁秘益高而幾事易敗此又望之之拙也
夫使帝可有爲則高亦奚賴惟望之視帝過其分遂忽視
高以爲不足援而恭顯乃不可圖矣夫帝固愚庸然于望
之分自不薄觀其涕泣不食與終身祠祀勿絕則敬禮望
之之心獨未盡死者使望之浸漬有漸鼓舞有術用史高

之徒參和于宮庭燕寢之間以扶掖其說恭顯之去亦未可知縱不卽去而此身未死其設施匡正有裨于漢必多顧僅以一剛直不撓殺身塞責惜矣雖然望之秉經守正古大臣風烈見焉與爲匡衡而生母甯望之而死吾又奚忍淡論之哉

田賦論

今天下無不賦者舟車陂澤之屬靡毫髮遺也而田賦爲甚天下之賦無不弊者官胥奸猾紛紜轆轤其中如亂絲然不可理也而田賦之弊爲甚惟田之賦最多而取重故田賦之弊最多而害深吾一有以斷之賦取諸田者也欲

暉桐文集

卷之五

五

賦之無弊則先治其田而已田多則賦多多者益多則少者益少多少縣絕則多能弊以害少少亦能弊以害多而墨吏奸胥又展轉焉故賦孔百出而莫可詰欲田之治則先使民田多少不相遠而已此非必奪民業復井授也則斷然限田之法潤澤行之而已矣古者農人受田餘夫口比士工商家五而當一然皆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田非民家所得私也田爲君有君詳於治田無詭匿僞增之患而賦之源清矣夫古之聖王何嘗不賦民哉師徒工役粟米布縷皆取之民而民不困者田之有無多寡較若畫壹賦之科條期約曉然分明奸人無以措其手則正供不耗于

旁費故民無逋賦而國用足也蓋田均則易治田既治則田出之賦因之一國之田賦以幾何目日以幾何數數以幾何期期以罷免幾何日一國之有田者無不知也無不見也無倖免無重困也故溯而言之賦不病民者必賦無弊賦無弊者必田無弊田無弊者必田均欲均田則必從限田之法三代之後賢人明主有志復古者嘗慨然于此豈無見也哉吾觀仲舒之言略矣何武師丹之議與魏孝文之所規畫皆有條理次第未見其必厲民也顧未之決行行亦不久者豈限田之爲患不力行限田之患也何者師丹何武之建議在張禹占鄭白渠四百餘頃之後人習兼並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皆不便之事寢不行非真不可行也魏孝文仁明英傑無敢中沮矣值疆宇分裂聲教不通軍旅連年未遑專壹享國非長而步玉累改亦行之不終非行焉不可者也惟漢武以有爲之姿當去古未遠之日董生醇儒首發此議使當日君臣同力行必有成而帝以攻戰神仙忽此本計失可爲之時致其事益積重難反誠可惜也雖然欲賦之無弊必不可使田之多寡縣絕且限田何不可行之有何武之議魏孝文之施爲自王侯公主刺史太守治中別駕之類以官品序次爲多少是限有差等也民所受者露田諸世業桑田不在還受之例是

限有分別也遲以歲年樂遷者聽逐空荒是限有漸漬也
又有盈者無受不還不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
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買過所足是限田有
所繇來也此皆非強奪人田以爲公田但不得各踰所限
以恣奸利爾此其意可師而事可損益爲之者豈王莽之
影响周官哉嗟乎田不過多蓋有數善乃其大要在教吏
以廉今其制既定士大夫知膏腴延衰者舉非我有也是
灌夫不得以橫潁川而田蚡不可以請城南者也繇是貪
墨無所庸貪墨無所庸則不至剋剝小民以自飽官不剝
民民心歡洽則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平居不欺其吏而有
急不叛其君皆自限田始區區賦稅又奚難焉夫井田必
不可復而限田決所可行謂限田爲非是者非俗儒之不
學卽貪吏之營私其意蓋將自便身圖也哉

兵制論

今兵農之不能一也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者然然而事
理不同實非不可復也封建者王畿之外盡捐我之土以
予人盡捐我之土以予人勢均力侔久而無事者未之有
井田者一人之寥遠盡取民之土以自有盡取民之土以
自有物盛芽蘖久而不弊者亦未之有是二者利潤而害
則大故可以無復亦卒不可復夫兵農合一之制則不然

民不可一日無君長者也不可一日無菽粟者也以不可
一日無者或盡與之或盡奪之斯患有所起是故封建井
田有別論焉爾若夫兵非日日用者也或數十年不用或
百餘年不用而不可不有其一旦之用若是者非藏之民
因之農則不可蓋今召募爲兵農出金粟輸之官而官給
養之也曰此吾兵也旣別異之以厚糈矣故雖無盜賊之
警攻戰之事亦時習其容觀器技以明吾之用然實無盜
賊之警攻戰之事也則所謂容觀器技狎而玩焉如兒戲
矣爲之主者勢不得以無所用之事曰苦人以有爲故聽
其商賈備作耕藝無不之也而不奪其兵之糈及數十年
或百餘年而一用向狎而玩者今乃如駭鹿然以爲吾所
素習何嘗至是而今有之且夫食厚饜飽妻子者皆數十
年或百餘年中人非我始有也彼其人何往乎我適承之
而遽貴以死蓋不能所以事至而用其不任戰不受甲與
農夫等顧獨罷農以攻之甚無謂也且夫農自出糈以來
曰捐身命赴死亡者有之矣吾悉力以飼之久矣吾出而
作夫而息卽一旦有事何與哉而不知其所飼之勞且久
者其無用與若等夫設兵雖多不多于民就使兵皆可用
一郡邑之中忘戰者已十之九一旦有事盡數十萬人皆
無用而謂數百十人足捍衛之勢亦不濟況此百十人又

復爾也天下之事是以大敗其患皆緣于蠹民以媮兵又蠹農使不知兵而已向使此事或歲月數見或數歲一見則兵之玩狎如兒戲者當亦有所震撼淬厲以自新其苟且之習而農之悉力飼兵者亦早見兵之無能爲我衛則羣自精其劍戟擊刺之狀而不待命于兵庶幾事起有備乃卒以數十年或百餘年一用之事優口媮惰于積久而驚悸糜爛於臨時又使有意飭新之人每苦積重難返而更張之莫及兵農不一之害豈不太甚已哉故不若卽民而兵之卽民而兵之是盡民而兵也盡民而兵則凡萬家之邑十室之聚罔不有戰士焉兵可勝用乎盡民而兵則

雖百年不試人有干戈之氣雖一日乍用呼之立集兵可勝用乎省虛糜之費免召募之勞減客調之擾廣糾桓之路無銷兵汰士見虛于天下之形有月厲歲試伏大險于不見之際三代聖王之制至今不可易者此是也而奈何二之疑者曰無妨農與夫力作有時講武有節有故事矣凡麋鹿之逐射御之攻鋤耰勾棘爲稼穡設者皆兵事也精而治之卽兵與農兼舉爾今天下農之黠者皆竄籍戎伍食兵餼也而未嘗廢其農之實兵之黠者皆專力畦畦收農利也而未嘗損其兵之名上之人不合而下私合之是以兩冒而兩敝上合之則均修矣然其制奈何必如古

之鈎連繩貫委曲繁難溝洫塗遂定其居然後比閭族黨
詳其事與是又膠固糾紛之說所以便苟安而阻復古也
吾爲淺言之易言之則唐之府兵具其略後世之屯田有
其端夫唐去三代豈不遠哉府兵之法一寓之農其居處
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然皆耕于野之民也
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士不失
業而將帥無握兵之患歐陽子以爲得古之大意斯豈非
井田既壞之後三代之制猶有存之者哉若繇屯田引伸
之則尤較然易見者可以吾戰卒耕而不害其戰則亦可
以吾耕夫戰而不傷其耕以邊關障塞之卒秋高刈穫正
口騎衝突之時而耕與戰不廢則以郡國膏沃之農安居
滌場習鹽禽蒐獸之利而苦樂難易其可行與否又奚待
問哉夫府兵之法都尉長史亦繁有徒橫刀礪石厥器不
一可考而知可倣而行也其大旨則農可爲兵而已屯田
之言清兼並給耕資邊防內地所在異宜而其要歸亦兵
自爲農而已故吾不高言三代之規而以府兵屯田近言
之精修二者之事則兵制瞭然矣繇屯田以復府兵繇府
兵而堅持之毋致變爲曠騎童奴卽三代之治至今存可
也夫八門五花戰勝攻取之說皆用兵者也兵制不定則
無兵無兵安所得用之兵制之難定也以其事非日日用

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試當其未試莫知其利害
而至其已用常苦于究圖之不及然兵制之可以定亦以
其事非日日用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始試當其不
試可以變革推移之及其久而後試則吾已馴習優游漸
積矣舉而之于三代耳目不驚服習有素故也此奈何與
封建井田並度閤哉吾故以合兵農而一之是制兵之本
論也

將兵論

兵非不貴多不能多也非兵不能多將兵者不能多也韓
信之對漢高謂帝所將不過十萬信乃多多益善豈非少

嶧樹文集

卷之五

五

易爲力而多難其才哉今之治兵者吾惑焉無論文臣武
帥大將偏裨一以多兵爲請是淮陰所難者人人辦之也
今文吏黜陟有繁簡之調亦以理繁劇者任難勝受簡僻
者責易塞也兵之多寡其爲繁簡也甚矣人人自請能勝
其繁吾敢信與昔爲賈料子玉之敗謂剛而無禮過三百
乘其不能入矣然則不三百乘猶將全師也夫將苟徒剛
兵將速敗况中情怯懦而恃多爲援者乎李信議取荆請
以二十萬往王翦謂非六十萬不可後信果無功然使舉
六十萬而授之信其敗之甚又何如哉用廣其器應博則
凶苟非翦也將卽他人能以六十萬勝乎狄山之詆張湯

也武帝作色謂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入盜乎山曰不能又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閭山自度辨窮且下更乃曰能武之所以難山與山之所以自處者其次第可見使山居一郡□□斬山頭而去豈待月餘哉比而觀之類可推矣今治兵者一以多爲請何也吾非謂少兵足以勝敵也才任百夫者長百夫才任千夫者長千夫層案而上各揣已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爲恃合十百夫長焉則千人矣合百千夫長焉則十萬人矣層案而上皆揣已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爲恃蓋必少焉而效則多之多焉而效則愈益多之其兢兢受卒與受官同至有受官益尊受卒益少者斯卽淮陰不將兵而將將之意吾謂將之自處與上所以處將者宜準諸此夫起徒步之中遂爲大將將百萬之眾者亦韓信一人而已唐之李郭宋之狄青韓世忠輩咸自牙將或卒伍漸積起家其多寡能否可次第知也故將兵者無務多斯奧術也

明見萬里之外論

古之英主其于天下之事舉凡天命人心倚伏向背之幾成敗禍福轉移操縱之術莫不有以逡巡廟堂而坐制遐外談笑几席而洞矚幽陰况乎身輕百戰慮切三分私喙息者有人竊土宇者有人我之力足以制彼而彼不投命

彼之勢當折而入我而且未脫然爲我臣則夫橫人之說連雞之談必有乘其閒而思動其聽者矣我代其謀而中其所甚忌則可以使彼交駭而易所圖此在中智之主猶能料之所謂已見其形非徒察其影也而以難芟夷羣雄光復大業之世祖哉世祖賜竇融書史稱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以今論之非史氏之夸辭則河西之驚下夫世祖英主也此亦何難見之有哉蓋當時河西諸郡如酒泉張掖金城之屬咸斗絕□□特遠東面起事乎此固難出而爭地中原矣卽事成如尉陀畫然自王一隅則已此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然河西不足以爭天下

而可爲爭天下者之資其與隴蜀地相接勢相連也隴得之而重蜀受之而饒各欲招徠使相附益又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夫天下强者一而當弱者幾前乎此者秦强而六國弱故六國合而拒秦後乎此者吳蜀弱而魏强故吳蜀合而抗魏夫世祖之于隴蜀豈可以强弱論哉梁趙旣舉四關咸定天水益州徒欲以區區之螳臂抗延歲月其有不駕謀臣遣辯士虛辭眇論以要質于河西者無有矣此又不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而謂沉雄敏略如世祖者顧難及此哉且融也中智愿謹人也世祖料之矣河西數年宴然富殖意在安百姓而已東向之心日夜不置

世祖又料之矣蓋不過一圖書姓號之說已足以破其膽而洛陽土地甲兵之盛已有以懾其心彼任囂之計鼎足之說我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也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璽書聊一及之逆發其行人之辭而激決其小心精詳之慮融之惶恐歸忱一意東向遂絕季孟委身朝廷豈待讀書辭之畢哉故凡此者皆不足爲世祖難也而河西之人輒相驚服者融固長厚之質意其所召州郡計議皆中智之姿所謂俗質樸而政寬和其一時人才意可知也故遂以此爲萬里之明與然吾又謂融當更始之初卽能留意西河卒就功業撫結豪傑遠折□□而梁統史

苞竺曾庫鈞諸輩相與有成皆以功名終既自決策又能顯書責讓隗囂者豈不謂張玄之說庸人之所必料而明主知其必至無足異者乃以此驚聖天子之明哉此餘說也余故謂非河西之驚下則史氏之夸辭也史臣又謂帝積苦兵閒嘗指囂述曰且當置兩子于度外夫帝豈置兩子于度外者哉帝卽端謹直柔無大陰譎狡詭之習其于天下大計未嘗不熟思而審處矣嘗欲招融以逼囂故自料囂之連融此不過一多算之長料敵之智帝饒爲之而何遂驚絕若此乎吾所嘉歎于此者璽書有云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哉數語安所得三代聖王之說而稱之而所

見之明勿論也且夫伯升死而自如昆陽圍而不攝更始遣而遂自貳交通書焚而反側安一時急智明略出人意外者何限而其大如抑遠椒房之親以防后戚罷功臣之事任卒善全其家有遂爲後世法者此所謂瞻言百里帝之至明而不在于區區河西之間也

嶧桐文集

卷之五

五

嶧桐文集卷之六

蘭水鄭思昱稗默定

溫陵黃虞稷俞邵

較

貴池劉城伯宗著

繡水王槩安節

說

封疆局面說

臣居恒嘗著狂說曰昔唐有牛李維州之議我明有熊王河東西之爭世之相去久遠若合一轍蓋維州之議言各有故而德裕之見爲長牛所以敗德裕之成者意不在維州而在惡其素異已李所以怨僧孺者事亦不始維州而以其不同黨而早攻之議牛李不議維州是以雖執悉咥謀于境上塞遠人歸化之路而不顧也我河東西之爭亦各有功過而廷弼之才爲優要袒王者文致廷弼之過非從河東起見而特以居右屯者之爲熊袒熊者厚誅化貞之罪亦非論河西而特以棄廣甯者之爲王爭熊王不爭河東西是以雖比武長春于西市不坐失陷封疆之律而亦不恤也若是者今士大夫所謂封疆局面也我皇上手芟逆類與世廓清蕩蕩平平有何畛域而年來政府中樞仍因陋習橫設成心意所可否借題升墜皇上虛公無我第以爲法應如是不知中奧有人以封疆之名護局面之實大臣罔上行私殆不可問也往者已巳□□□□崇煥

磔死矣舊輔逮治繫中本兵庾死園中斥逐清貞之戎政
比誅正直之晉撫愚臣曰法應如是爾後微聞之士大夫
曰一二新參欲除異已巧設陰中使麗于法豈其然乎臣
不敢信也迨丙子夏秋□□□猶故也攻陷城邑殺剝
吏民猶故也捆載輜重徜徉而去莫敢以一矢相加猶故
也乃閣臣緣以進階大璫且將延世觀軍袖手普被渥恩
本兵怖死思邀厚恤若是者以視已已何罪同而罰異事
一而賞殊哉果皇上之恩威不測抑柄臣之操縱有心欲
公孤之及已則先以金吾與人欲縱舍同黨之罪故褒嘉
在事之功臣感事至此局面之說雖欲不信不可得矣今

□在內地又數月所破州邑已二十餘焚剝淫殺不可殫
述無能堂堂一戰徒有紙上功級其狀殆與已已丙子等
臣憂心京京畏此翱翔不已然或微天之幸□出之後不
知秉國者作何舉錯也雖然聞諸道路已有萌芽拔自閑
曹置之樞屬邊才之選皆其能驅我異志者也奪其清華
擠之險地行閒之用卽其顯與意忤者也此形一兆封疆
與否局面與否稍有智者不已料乎昔唐相盧杞惡顏真
卿之抗已以李希烈反請用重臣夙望如真卿者往諭之
是豈不陽與顏以美名而死不可脫矣我明嚴嵩以□薄
城下惡趙貞吉抗言刺已卽傾擠貞吉以翰林兼御史賈

賞出城幾陷之死賴口世宗皇帝仁聖僅從降謫而嵩志快矣若是者文子封疆實予局面往往而然今茲爲甚夫局面得矣封疆則不忍言臣爲此總總過計非以贅說旣往亦欲懲戒將來也

風聞言事說

自古國家之治亂惟在言路之通塞開天下之口則上下之情畢達人無容其奸否則中外阻深而事莫知其狀宋臣蘇軾有云凡權奸之禍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有味哉斯言可畏哉斯言也我太祖高皇帝著之祖訓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

暉桐文集

卷之六

三

通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並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奏其言當理卽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卽同奸論大哉聖謨垂慮深遠矣曰大小官員百工伎藝是不必有言責立朝班者皆可言也又曰應有可言之事至御前聞奏是不必大機密大急切者皆許言也又曰其言當理卽付所司施行未嘗曰不當理者如何處治如何斥絕也凡以廣諫諍之路則無人不當言廓聰明之途則無事不可言又以甯過而存之以招徠言者無預嚴其法以杜絕來告之門然後忠言至計得入于耳也列聖相承遵用諸人直言無隱之諭而不禁風聞言事

之條以仰承 高皇睿慮鼓舞言者率此道爾或者曰機密不可洩臣曰情形當共知夫我用兵防略出師程期與夫剪除肘腋之奸更革城社之蠹變在呼吸秘同鬼神者所謂機密也此不容洩矣若夫□□□□□□城堡陷失之詳攻圍今在何所守禦方有幾端此情形也謂宜傳布臣僚得共知見不煩懸揣可以詳籌人竭蕩蕩眾效策力歎兩端而用中未必無補今概絕抄傳閉人耳目雖欲進言無可言者是陽無拒言之名陰有杜言之實非計之得也或者曰譎言惑眾宜禁臣曰風聞言事不妨夫倡興邪教傳播機祥事無端而稱引讖緯賊無影而煽鼓逃亡使人皇駭無有固志此所謂譎言也誠宜禁矣若夫奸已謀而未露事有實而無形道路業已流傳特未聞之黼座通國甚多口語第難坐以主名此風聞也謂宜有聞卽告勿用稽遲恐遂事則不及圖卽未確亦何妨過計臣見先朝名臣奏藁每稱近日聞得云云或曰外閒傳說云云當時據以入疏朝廷亦不詰所從來凡以事必待乎親見雖聖人亦有不能語旣傳之通國此說必非無自卽俟徐察言者無罪蓋寬待夫不必然之言以冀得乎有必然之言爾今預行阻止槩等誣罔雖事有當言誰肯言者是明爲廷臣阻敢言之氣陰爲奸人快誰何之思非計之得也夫明

者見于未形尚先事而料其必至况眾人已實有口奈何
置之罔聞必待事勢既成證佐咸具而後許人言則蘇軾
又有言矣謂天下事其始言之嘗可爲而每苦于不見信
其後言之既見信而又苦于不及爲豈不痛哉從古帝王
縣銘鐸以招甚且設誹謗之木故不至欺蔽隔絕漏網于
吞舟元時命相詔有云諸衙門敢有越中書奏請者以違
制論 高皇帝嘗引爲殷鑒言路通塞之致亦槩可知矣
伏惟皇上體 高皇垂訓之深心用列聖許言之明諭甯
開入告之門無先設辭以拒甯使風聞之言未確毋使成
事之說無庸則今日幸甚天下幸甚

將權說

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此言
用兵之際呼吸變化得專便宜而非語于平居守官擁兵
坐鎮之日也古者卒皆農將皆卿大夫士兵休事已則各
還其故而一無所有是以用兵之時予以其權究無極重
不返之患後世則不然兵恒爲兵將恒爲將終其身操可
以殺人之器矣我復縱舍羈勒不爲之制勢必至狂走而
速害故漢唐宋之明主極馳騁其力于行間而收魁柄于
閒日一坐小法芟刈不遺嗚呼豈無見也哉我 太祖高
皇帝草昧開天率鷹揚之佐其時任遇頗隆卽建官列爵

武亦階崇而地峻數十年間韓彭蒞醢若薙艸然中山開
平而外亦僅僅矣此非用法之嚴夫有所不得已于其閒
也列聖垂衣文儒輩進將權日輕中閒事起數端初作難
皆不始于堯蓋虎臣明制之善亦可見矣皇上以時值多
故蹈白刃冒流矢非若屬不能欲登進其氣崇體貌以優
之閒與左班齟齬必屈此以相伸意勤至焉然愚觀繩墨
之拘牽如故賢者未嘗盡其才而虛加之文事勢漸潰桀
驚者已有以遂其非僭端見矣夫戰陣之事進退生殺大
將得行于偏裨偏裨得行于卒伍此所謂權也不此之務
而階列公孤力推文吏口語勃蹊必勝後已見賊不戰徇

澤桐文集

卷之六

六

祥自如擁兵逍遙人莫敢問此則長驕習傲作孽之梯耳
烏覩所爲權哉然而鳩毒所播延及艸木猥狗旣斃嚙傷
已多欲重將權者奈何不思爲之所也

箴

非箴

戊子歲六月二十二日偶念踰一日則行年五十一矣
循省多愆作非箴矢警焉

百年大期半已虛擲君子知非聖人學易顧爾何人戲渝
罔惜動念或違其儀則辟爾始衰矣人亦爾射告爾敬其
毋以情縱曰欲與思均做厥躬請窒其隙初難易終忿平

躁釋與物從容以祈寡過亦保冲融

銘

硯銘

爾中剛而外能受物日與交而不損其固有爾德可師師爾則壽

石其天也溫而潤所以全也吾鑿子以自堅也

贊
圓硯銘

友人貽圓硯一約徑一尺圍三尺凸其中水道環之石質非佳而義類可思也為銘曰

嶧桐文集

卷之六

七

質者義圓則智多容而無恣是謂大器嶧桐曰吾斯以為志

贊

湯半李像贊

湯半李有畫像自謂不甚似已陳眉公徵君書所作鄴侯贊于其上半李曰謾也或曰豈無意哉眉公之于半李嘗以子妻之

夷與越不能有其人湯與李不能系其生儒與俠不能定其精神之所存則丹青者誰乃責以恒似其形時似其神古之英雄善藏其用莫可測識者雖朝夕覲面如未聞名

是以鄴侯功存唐室位極人臣而孰見其珊然之骨視此一飄塵我思張子房亦猶是也其人宜魁梧奇偉嗟乎亦烏知圖之者之果似與真

孔中甫太史像贊

瀟然絕塵者其氣清邪瑩然遠映者其神凝耶深衣幅巾望之儼然無論識與不識皆知其爲貞臣邪或以爲太丘道廣或以爲仲舉節峻此兩人者皆似之而未盡

蜀人劉嘉復像贊

有美年少翩翩秀娟其立也如望其將行而屢顧也若有深思而不捐其望者意岷江之峨峨盈牀之笏斯在其不能捐者必父書之在笈言世務以成編古之人狀貌著于記牒今吾家通侯將以茲圖畫傳

陳中湛中丞像贊

維公之生夢徵虎祥維公之仕難作貂璫公之再起帝堯明明公之卒躋平津彭彭是以公方嚮用則山之蒺藜不傷公旣斥退則朝之鹿馬方張公能以未死之身待旭日之大璜公不能以必行之志抗偃月之中堂嗚呼天與人與世止小康我瞻遺像風烈未亡讀父書者其毋忘乃志承先學者吾儕咸不易其方

吳檀像贊

有酒可漉有茗可烹有石流可枕漱有卷籍可諷吟有宗族交游雲蒸霞蔚可晤對爲樂或曰此去儒而隱或曰此俠而託之耕者與

甯峒像贊

史遷有言留侯狀貌宜魁梧奇偉也而圖畫如婦人好女我觀山同白哲少年美如冠玉也今色加赭而頰上之毛又如許兩者不皆差迕與然其髮旣斷而鬚鬢下垂目炯炯而似有所延佇坐大石以盤桓揮如意而若舞蓋內有所得而吐棄世之嗚嚇腐鼠山同之神正在阿堵誰謂人不可以貌取乎

澤桐文集

卷之六

九

劉遠公扁舟江上圖贊

滔滔皆是狂倒無底計將安之乘桴逝爾桂檝蘭橈采蘅搴芷衣無新製書有舊史冠追雲切神隨風起凡此皆所以喻芳潔而精道理也夫豈徒虛相觸而不怒夜藏壑而善徙與自章江維解滕閣帆開南浦雲埋西山雨瀾或以爲幼安浮海之風或以爲越石擊楫之指要之送君者自斥返君自此遠矣

甯峒像又贊

三年之內圖畫再易無改須眉增此巾幘巾幘旣復貌亦改觀我再作贊石亦生歡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城章縫賤士樸遯庸人下帷讀書不問外事有年矣二月
閒忽奉明公檄召時郡邑君侯闔扉閱試牘城無所稟命
僕夫控騎來趣遄發渡江庭見則蒙明公與論文章勉行
誼激厲氣節拳切正人云城爾時如蘇轍語見賢人之光
耀聞一言以自壯私心欣懌如是而已歸謁邑侯顧露微
指謂明公將以城姓名塞明詔者始皇駭汗下道路之口
流傳滋多反覆躊躇亟圖放免以未奉明教議難自發又
思漢臣有云言之爲先事不言則情不達故卒言之三月
澤桐文集 卷之六 十

檠戟臨池城輒自陳白乃數語未終而明公莊色相待輒
逆折之城分卑氣餒遂不敢畢其說雖然切再四思之矣
城今日冒犯顏色強聒而前其罪小使隱忍不言卒有一
蹉跌內負平生上累明知人之哲其罪大敢嘿嘿但已
乎蓋城志有所未安者一才有所不逮者三而時勢之不
可不與焉念城自屈首受書意用遠大同學少年多不賤
矣已獨鹿鹿行伍蔑有著見夫年非遲暮甯廛衰竭之憂
家用粗安無資升斗之潤而中道棄捐以諸生身出曰非
戰之罪去而救時其誰信之此所謂志有所未安者也城
少溺辭章長工傳注蠹魚脈望似有夙因居恒辨志使得

畢諸生事願如子雲所云不受三歲之奉休脫直事之繇
肆心廣意觀書石渠上則傳經勒史次乃鼓吹風騷譯聖
揚休固不多讓若刑名錢穀別有能人非所敢任今翩然
反之以彼易此不逮者一城資稟羸弱不耐極勞雖廉潔
抗直已分事爾而簿書煩疊奸宄其中度不能如廣漢翁
歸敏給足辦汲黯有言曰臣有狗馬病不任郡事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城誠似之今以廷怯之姿驟受不
習之事鈞距籍記萬不稱任而意所可否又以非職噤不
得言韓愈所稱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以彼易此不逮者二
城曲局迂謹罔敢踈弛已食餼多年見庠序爲人才根本
而臯比非人模範曷廢途窮日暮相率傾邪自念倘不能
他有發舒循資此格則經師人師尙堪驅策宋胡安定我
思景行之夫子矜問字經義析疑以視胥隸呵呼訟牒紛
糶事較逸而功亦相當矣今投之民社釋所雍容急圖搏
割意願乖反用違其能以彼易此不逮者三夫城原習舉
業志雜進取非有務光不仕之高稽生不堪之誕也又今
除拜有志銓選在人非能如古度才而處量能而官也然
城以爲繇糊名易書射策次第以進則人與職相遭于不
可知命也如何試可而已今上也明以此徵下也明以此
應而乃知不可而冒爲任不顧能否冀倖有成豈理也哉

至若帶甲滿地必居益用凶事之窮科目盈庭當得適從
何來之謂此則時勢未易眾共之情而非城之所屑慮也
夫士誠審已度才不容苟可則聖天子明公卿必無強人
以官之事往者崇仁新會名動闕廷業有束帛之使亦起
典銓之門而引決不回卒能自遂雖其人與事非城所例
而士之自守聖賢爲師何遽不可引以爲裁乎況此事在
明公猶可亟止伏望憐城志有未安察城才有不逮諒競
競狷潔非盤錯之長卽區區藝文豈煩劇之用別訪通儒
稱塞詔旨庶城不至上累明公而明公亦不至下誤不肖
是乃所謂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也則不肖幸甚國家
幸甚冒昧陳佈主臣主臣

嶧桐文集

卷之六

三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池有天幸邀惠主爵者以明公涖而治之藁爾江城遂屹
然重鎮父老欣欣咸爲明公加額而不肖城于今應試外
絕未一望見顏色者去年秋冬與友生講藝白門歸來鍵
戶讀書公庭嚴肅無緣得至疎賤子衿分固應爾也昨者
備兵憲使史公移檄召城趨而往謁辱論文字勉行謹
植節持身諄諄惓切城私自念以舉業浮稱遂動尊者之
聽而賜之訓辭至此此厚幸矣已見邑令則顧語曰茲行
也殆將以生塞詔旨稱選舉者然某與郡君侯實亦推擇

生云城時舌橋駭汗卽面陳不可于言次已又列上具辭
聽高不報城乃滋懼或曰主上銳意郅隆旁求俊乂嚴旨
趣督必不可已生而乞免誰其任之不肖反覆思維竊有
以處此矣夫舉爾所知古聖之明訓也推賢自代昔士之
芳規也誠有友人貴池縣學生吳應箕者少負奇姿壯研
名理績學則子長孟堅之流危行蓋李膺范滂之屬魯連
之辨杜口干人元龍之氣聳身百尺而人所尤難城最畏
服者謀君國之事析利弊之繇畫地指天絲連繩貫又性
諳糾紛略優摘伏度錢穀刑名簿書期會之事觸之直迎
刃解爾使其勝任愉快知古潁川渤海治狀非夸也蓋嘗
暉柯文集

卷之六

三

約略計之以城當應箕學不如十之三識不如十之五才
不如十之七膽不如十之九城徒以狷訥端愿誤入筦庫
之選箕峻博雄杰反逸爽袋之知如天下何如明公知人
之哲何卽欲渡江謁陳多所未便伏望俯垂清察亟拔英
能列牘當道許以箕代斥鴛駘而登騏驥黜嫫母而進夷
光使天下後世受良臣之福而誦明公立賢之功不衰則
宗社幸甚又使城遠罪戾遁樊英殷浩之譏身名無累則
不肖幸甚冒昧竭拳拳惟執事實圖利之

辭江西方伯張公薦舉書

竊惟旁求俊乂者聖主之雄圖也以人事君者大臣之盛

節也審才度務量而後入不苟自進者貞士之恒操也使
一目之羅可以盡士堂吏之簿足以見才則國家不得非
常之人安所得立非常之事使侍從貴重之臣承明問而
中沮惟蔽賢嫉能之是圖或舉非其人以私暱猥庸爲稱
塞是廢格德意營便已私人臣不忠之大者矣又使爲士
者感奮知已之遭激切功名之會已分未審情義不詳而
冒昧一出有同嘗試究至事機乖迕建樹無聞豈惟自負
生平亦以累大臣知人之明重失主上求賢之意也今

皇上悼吏治敝壞資格牽拘科目之途已狹保舉之事
近真慨然明詔亟行徵選復唐虞三代與我明已效之法

此雄圖也遂有明公不以無才爲對不以親故黨舉疎賤
如城阻越江界旣從未掘趣于提命又無葭葦之親交游
之容于左右徒采聽聲聞貯之夾袋何所投契相信遽深
部牘已行而乃聞之下走此盛節也顧城所自爲則伏而
思之矣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存乎已者也事有可爲不可
爲此存乎時者也去年春正兵備史公已嘗采擇見及遣
騎來迎深論世務示意必用城退而具書郡公求爲沮止
中間自述志未安者一才不逮者三今卽以別紙呈覽不
復更說是則城之審已亦旣知所不能矣而事不可爲前
書小略今具言之夫徵選之典 列聖所行 神廟初年

猶一再見曠而不舉僅數十年今皇上毅然獨復而貴臣
之意弗善秉銓之地勿便也制舉諸公詫爲異類羣擲揄
之已見端矣繇是兵荒險阻盡爲機筭之鄉侮謾擠排其
肆摧殘之力雖東西南北惟命所之盤根錯節亦何不利
而伎懞出于陰中折辱非人所堪堂堂丈夫徒死無名學
術安在此甚不可也又今世路險巇人情叵測所舉無多
待舉者眾就使暗中摸索平流並進忌伎不無而况拔擢
哀然恐杜賢害寵不止絳灌之屬矣風波微起制科承之
無兩榜之人爲之氣力有立槁爾圖君之念空殷澤民之
功難就此又大不可者也是所謂事有可爲不可爲合之
城各有能有不能斯亦可以蚤自裁矣去秋就試白門伏
接手書躊躇改歲尙未勒復以決志不出辭費無庸且小
禮苛節非明公所以責不肖者然卒思之昨旣佈腹心于
史公今敢不盡悃款于執事惟執事憐而察之追還去牘
別舉賢才是明公不以愛人者誤人而不肖亦不以謬相
附者致相累也如謂部文已達事不中易則不肖更正言
之古之君子出處之際甯恬無躁甯三讓而升無一呼遽
至豈徒明禮亦以觀時是雖部檄星馳乞許賤軀雲臥不
敢不預白也惟明公舉大度之事擇不肖于濶絕不相謀
之中故不肖吐衝口之言盡狂愚于不忌諱之側伸紙竭

拳拳惟明公財譽

再與張公書

明公以三十年名德重望敷歷中外鄉里聞石慶循謹之風方岳著君陳保釐之績顧卽入登三事簡在一人爲社稷生民所倚藉者也則培養人才拔擢眾正爲大臣第一義而今茲之役以不肖爲隗始不幾累知人之哲乎春閒披瀝奏記冀回尊聽以事得中止爲禱未幾史公符牒下郡云明公先有到部之文史公且受重薦之駁若是則城雖獲免于此必被推于彼又奈之何哉仲夏咨到郡邑來趣時以歲試之後偶有負茲之憂已具一呈祈免起送夫嶧桐文集 卷之六 六

譽

答黃赤子論保舉書

三月十九日城頓首赤子足下城無似時若應酬是日正對客語接良書展誦屢幅不得了客從旁訝之移時讀竟

踈然動色汗雨下客益怪問乃徐語之曰此孝感有道黃
赤子書也客故多知赤子文章名城故知赤子不但以文
章名昔者易曦侯劉瞿若雍石蓮皆能道赤子行誼略城
先後從行卷中想見須眉不啻屋梁月色卽不敢過揚之
抑亦濂洛關閩之徒矣則相與長言之可乎夫我輩之所
以見知于世者徒以舉子業爾而世之知我輩舉子業者
徒以二三咕嗶諸生爾我輩之舉子業雖如此何嘗用之
生一人濟一事而世之不爲我輩之如此舉子業者率得
氣去羣操生人之器而反用以殺人且率一世之人化爲
賊以相殺故謂我輩舉子業一道足以救世此不足信者
置之勿復道可也夫惻隱之心所性而有而道濟天下之
學又夙昔所求然則遂但已乎觀今日之事壞敗已極非
登王途非據可爲之地分則斷無能措手卽聖主亦謂人
才不盡制科中特復行徵辟顧今徵辟又何可言哉聖主
側席之意如彼大臣摧折之心如此應之者逡巡如此旁
觀者挪揄如彼無論傳說呂望卽下之王猛張賓其人縛
騏驎之足而責之日行千里有是理哉然此不足道也吳
康參應徵陞見豈無志當世者堅辭館職意有啟沃微衷
而南陽不悟遂乃決志還山陳白沙一代真儒吏部欲考
而受職致使身赴銓司稱疾至再而主爵者自如不知當

日吏部堂皇舍出作何面目然此又不足道也唐荆川之出也以目見東南倭患掣嬰兒剖孕婦慘烈切肌于是犯險蹈疑遂以趙文華之薦亦乘之以出此真以惻隱之心欲行不忍人之政救斯人于水火也而議者訛之至今爲口實不知荆川出處原商之達夫達夫諒于當時而多口吠于身後賢者用世其苦如此我輩自顧未如康空白沙荆川而今日人情事勢又大不如三公時夫人所自立身名已爾道義所繫豈敢苟然是故再四審處不欲鹵莽一出者非曰立而視其死亦重有所不得已爾陳士業沈眉生學問聲實百倍于城尙復逡巡何況城乎識者有謂爲

達夫易爲荆川難城亦欲二子爲其難許我爲其易者爾已雖然凡此刺刺皆已分外事赤子所謂末也請循其本本立而一身一室有救世之具卽前此刺刺無庸矣蓋制舉之業本乎砥行砥行之本先在倫常倫常之本要在不貪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明明則君臣父子之間無他端以奢之而得專一于忠孝節義之事夫忠孝節義之事修之一室使子弟臧獲有相觀而善者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楷之大道矣卽忠孝節義之事存之一身而性命不至漸滅亦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勿死其心矣夫救人

人之田宅廬舍也此則安居正路也救人之妻孥僕妾也

此則親戚上下也洪水口口猛獸之害不烈于無父無君
也有其救之者其心事一而已矣如是則舉子業之遇
合與否可勿論而在朝在野吾無擇焉皆有以內解于惻
隱之心而外不假夫吏部審官之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
見于世夫見于世而所以云救者至矣夫子曰欲仁而得
仁又焉貪則夫赤子之所謂貪功貪名貪文章之皆足以
殘天下者欲仁則皆無之城所謂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
明者貪與欲又未可槩論也嗟乎以文章救世者昌黎韓
子是也然其文非所謂場屋舉子文也三上宰相書數及
宰相門者亦韓子救世急也然其事又非今日所可爲也

幸無康齋石亭之嫌未至白沙吏部之辱不敢學荆川柳
下惠之可請從事吾孟夫子脩身見世之說是不肖所以
全吾惻隱之心仰答赤子同患救世之意以自附于濂洛
關閩之後者乎夫修身見世砥行其本而著書立說不廢
焉七篇尙矣韓子亦猶是也城不揣經史之閒小有譏述
倘書成而行世非舉子業可例是或救世之一端也信去
索報急對客伸楮語故不次惟嗣音是望

答皖撫鄭公搜關張文字書

承示蜀漢關張諸文字城寡學渺聞搜覽不多敬據一
二以復明問若關公告辭曹操書想久入胥抄故不錄上

然此書如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數語真奇警武人有此非英雄不能或疑其僞作非也公鑒定以爲何如關張諸銘不過數字按涪陵志宋大觀閒掘地得印及珮鈎刁斗上刻張飛二字因立桓侯廟刁斗文似無全文具列以俟審定倘有續得當書油素上典記

再答鄭公書

近苦應酬未暇簡閱諸文字然如關公進玉璽箋雖繫節文楊用修古文韻語載之近梅禹金有辯要當過而存也又蜀廣記引碑目有桓侯與張遼書有目無文或當于蜀中古榻摛其全耳皆具如左

曜桐文集

卷之六

二

一關公進玉璽箋

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

見楊升菴古文韻語

一張公與張遼書

按碑目云閬中有張桓侯與張遼書石刻漢文八分書

見曹能始蜀廣記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池州土瘠田狹雖豐年所入合計之不足半歲之食仰給于江西湖廣及皖桐之米與穀從來久矣每年六月中客船啣尾至民賴濟焉今歲池州先水後旱高下皆災秋收所入又不及往歲之半而江廣始以寡收閉糴客船無至

者于是穀少價增郡城十一月內遂至買稻一石用銀一金此池城數百年來未有之價也人心洶洶流言日布卽城內富家之有穀者皆不敢留以賈怨盡糶賣矣近者舖戶無可買之家貧民無可糶之路每日舖戶之門輒聚飢民十百持錢而來不能人人得米各舖辰起開扉已後卽無以應或閒有客船一二皆小艇輕橈所受不多風帆乍泊頃刻立盡惟近水居民得之升合不能入郡城也至各鄉地遠法弛攘奪屢見白晝公行較之夜盜尤劇而要之實實無米爲憂方大則郡城爲甚爲今之計急宜使舖戶有米而買卽價值甚昂不至坐斃則人心可安地方無事

不然自今以迨明年麥秋尙在四月一春何以支持事在然眉非難逆覩救荒拯溺不容須臾緩矣明問下及謹陳數事伏候裁擇施行一募行戶市糶行戶所以不敢遠出買米者有二一爲江廣邊糶一爲舟行多盜夫南京兵部尙書李等久以通糶疏請矣若蒙憲臺一面移會江廣各院曉示地方凡有買米賈客聽其開船出境無許市徒攔阻以抗明旨一面移檄沿江府州縣及哨禦官兵晝夜巡緝稻船所過倘有以失盜聞者該地方文武職官參劾提究一面檄行本府諭行戶聽彼自備資本各給府印批文前往有米處所市買先回者官給賞銀示勸再換印批

往買總計往來多次米稻數倍者申院旌獎以示鼓舞如
此則郡城不患無米而米多則價平又不必言矣又一察
存留備稻本府原有倉稻備賑旣錢糧豈容虛耗若蒙
憲臺一面移會按院一面檄察本府預備倉歷年存稻若
干變價存貯若干又前院史公存留餉稻若干變價買貯
若干俱造確數文冊開報卽將所存之粟或散賣貧民或
總賣舖戶變價若干同歷年支剩存留銀兩一並批給有
力行戶聽其自往販買俟穀到賣完之日交還官銀原數
庶行戶之資本益多則販賣益盛俟冬春足食之後方將
此銀著令買穀貯倉以備異日此時但取隨買隨賣不許
抑定賤價勒取官稻則行戶不以領銀爲苦所以致米得
多而前此官物亦不爲雀鼠之耗實有賑備之用矣一
行賑濟實惠邇蒙本府印發募簿勸輸備賑本府首捐百
金餘各輸俸有差鄉紳士民商賈等亦隨力書簿矣夫池
瘠土之民不過涓滴之助此須實委職官擇某任使察劾
支用凡持募積滑無許經手及此斷穀之時早爲接濟之
用古人云與之太晚亦不感恩是爲無策矣

答張爾公書

城白辱惠長書以于子極口相詆而欲爲芭山辯艾書者
此自仁兄德業所繫弟何敢率然勸止然弟徐思之竊有

以廣仁兄願試垂聽也弟卑之無高論姑就事切言之昔者陳羅章艾之見推于世愚知一辭無異議也自戊辰艾選論說出而天下之闕千子者十四五自四家摘繆出而天下之戟手千子十八九矣豈非以其酷加介生大力者辭不雅馴誼微忠告天下之責所以四面至哉今又以加吾爾公乎前次尾以東下故信宿徹廬適有持艾選來者兩人讀至例言刺心長喟殊不能已天下人情可見弟乃深爲千子惜曰是再自毀也千子過計矣仁兄何庸辯爲昔山谷謂東坡文章好罵自是一病夫東坡之罵豈如今日云爾哉而識者惜之使千子如是爾公尤而效之是爾公爲千子分謗也其奚庸辯爲弟巡覽仁兄文辯發明經傳崇尚理體功在後學多矣卽甲戌文辯中指駁弟與次尾一字必嚴尤服古處或一二稍涉苛細非乖大義也若使顯以辯艾行之恐兩家憑氣波及作者深文刻論株連無已仁兄其何用此耶抑爾公之辯也謂千子能屈折我哉弟觀千子之言曰明知非其所評則是不謂所評是而辯之者之非也但以爲非已評而已又曰文不雅馴者略之則是不抹者果不雅馴而不能謂辯之者之非是也千子之言已如此矣又何待爾公嗶嗶耶然此皆就事切言之者也天下之大未嘗無人理道之在天地閒如衡量繩

墨多寡曲直不得意爲增損爾公千子有功有過有得有失以至功過之大小得失之厚薄絲髮杪忽都有定之者單辭盛氣繁言紙費皆無益事理又奚庸焉昔人謂盧同茶歌到七碗亦應自止若復滾滾百千何極遠之朱陸異同近之李何推駁一再往復亦遂罷矣爾公已辯矣千子已答辯矣弟願兩家斬然遂止然請從爾公始且弟尤深自痛責者昔考亭嘗言歐公平日但做詩飲酒未嘗理會身心事夫文忠之文其于斯道何如者而文公云爾哉然則今日之文今日兩家之所辯爭毫末中毫末亦定非急矣言念至此吾黨固當汗下解紛已似舍己之田佐鬪更

澤柳文集

卷之六

七

滋鄉鄰之害口語橫恣徒爲高人長者所笑則惑甚耳白門有吳次尾陳百史諸君子吳門有楊維斗錢吉士諸君子貴鄉有萬茂先陳士業左之諸君子仁兄幸一一商之知不卒卒成書也入山鍵戶弟夙具此志誠有如仁兄所言者近觀情事計益決矣以承遠教辱仁兄骨肉我故率剖胸懷不覺媿媿幸投之破紙堆中不足爲外人道也伏惟仁兄裁察爲禱

早報盛爲深言形費習無益事聖父矣私謂昔人語盡圖天以至成感之大不爲夫之早賦絲髮妙感猶有豈也昔墨多寡曲直不得意爲增損爾公千子有功有過有得有失以至功過之大小得失之厚薄絲髮杪忽都有定之者單辭盛氣繁言紙費皆無益事理又奚庸焉昔人謂盧同茶歌到七碗亦應自止若復滾滾百千何極遠之朱陸異同近之李何推駁一再往復亦遂罷矣爾公已辯矣千子已答辯矣弟願兩家斬然遂止然請從爾公始且弟尤深自痛責者昔考亭嘗言歐公平日但做詩飲酒未嘗理會身心事夫文忠之文其于斯道何如者而文公云爾哉然則今日之文今日兩家之所辯爭毫末中毫末亦定非急矣言念至此吾黨固當汗下解紛已似舍己之田佐鬪更

嶧桐文集卷之七

連江陳肇復問心定

貴池劉城伯宗著

書

答漕撫史公書

公以澹泊之志文武之才約已勤民忘家討賊蓋江南北倚爲長城者旣數載而中外奉爲砥柱者不幾人也乃者又以淮徐地重漕儲事難借公莅政其上從此給軍國之需蘇君民之困官旗蠹剔飛輓如期真時事之慶城每念本朝定鼎于北仰給者南一水若帶舳艫相銜小有梗塞

嶧桐文集

卷之七

一

便爾可虞况今盜賊充斥不止萑蒲之警巨艘連檣翱翔河上皆屬漫藏柁師水手本無良善又卽逋逃藪也運官債帥爾猫鼠同眠其何能爲東南諸郡皆當大滂大旱大疫連年疊見之際卽如敝邑昨歲船入府門今則三月不雨糞子遺都無聊賴而無名之征額外之稅百孔千條益深益熱力竭髓空民將安出大抵旁費愈多正供愈缺漕事可慮不在運船渡淮之後矣凡此疾苦皆緣大吏不肖親事層疊而下小官爲政胥吏爲奸爾有如我公衣大布之衣食監門之食身親行伍日在戰陳閒而乃虛懷旁攬獎拔勤勞墨吏聞風而解綬小人革面以奉公蓋昨以

此治兵兵治而賊懾今以此治漕漕治而國裕又何有焉
城昨浪跡都門雖懷韓愈上宰相之書實切孔璋救北海
之意已而眾正相尼遂爾中止兩詣門墻渴思提命乃旣
辱枉駕更錫旅資則自喜不爲有道君子所棄而城亦又
徒步歸矣明問下及輒以詳對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日者重兵猝至小郡孤危仰賴淵謀遏亂于呼吸將興之
際江南無恙陪京晏如矣城前此執爻登陴四十餘日弛
帶交睫殆無數宵今幸解嚴然覽觀事勢芽蘖頗多如喜
亂之民藉此聲勢因而剽剝劫奪殆同左兵卽彼已去而

此風猶未衰止一也如各鄉被毒不得不結寨自保然有
團結因而有供億有號令有殺僇窮民借以資生黠者行
其武斷專殺無忌行旅多寃解散何日長此安窮二也又
如馬步未盡渡江鄉民終難復業一則爲暴不已恐有激
而相圖之事一則留滯招搖仍萌煽動勾連之憂耕耨旣
擾秋穫何來衣食無資意外可慮三也至于見今二麥蹂
躪家鮮蓋藏三餉催科勢同星火以析骸易子之餘責急
公終事之義雖江南他郡容有不同而池陽久困情在獨
苦夫一方不靖則事有相連此皆城所總總過計尙欲仰
煩臺慮者也若城家承先世衣食本豐往者以好客營書

稍稍破產連年兵凶全露衿肘至今日而先人之敝廬不保負郭之饒田就荒輟食並日所不待言要皆一身私憂不足贅語池郡邑長昔則有而無今則無而無勞身瘁力身兼 惟池太道程公一人耳池人皇皇亟思借寇題留之疏 諸臺必有同心也相傳朝廷進退頗與往異者碩老成多就搖落何與昔人云河北賊易中朝黨難豈其然乎又無怪豫楚闖獻之紛紛矣城俟左兵稍上當操扁舟一謁檠戟先此附報不一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前承明問日來頗更思維欲躬詣詳復暑中襜褕恐溷起

嶧桐文集

卷之七

三

居敬列所聞伏候財擇 一扼險之地就貴池四境內上則李陽河之闌江磯礪槎枒直亘江半可據以偵下距郭港梅根大通河而止如流淩磯尙藏洲內不能遠眺仙姑廟正臨大江直望北岸有樹有祠可以植止先年曾設險瞭視于此 一屯塞之人今欲問用船之或官或民當先問設寨之或民或兵夫民自爲寨則民船可漁船亦可以已之船供已之用便甚也若設兵偵探定須官自給船卽物力不敷不能多造亦須特買數隻以予各兵不然兵借用船之名以騷擾百姓弊不勝言矣第謂之立寨未有非民自爲之也民自爲之之事官一切不當問耳蓋官與

其事則動止在官民之聚散出入飲食攻守不得自繇而有所牽制束縛于上其害滋甚楚豫諸郡城破而寨自如者民自爲守官不與寨之事也然以大勢論之民之結寨多宜于山有險可據有阨塞可守楚豫及敝邑皆然沿江一帶平遠瀰漫安所云寨故愚意今日督臺之諭不過用兵守險之舊說而申飭之云爾爲今之計凡舊有兵船之汛地有哨兵而無船舊年沿江之船盡爲左帥所據則宜用正項錢糧造船以復其舊以原哨兵充補而力行之凡新欲添設之險而無船並無兵則宜調池陽營兵數十名踐更以往不過偵探眺望原非大有攻戰而以勸輸之銀

動支若干或造船或買船以給之蓋營兵六百靜坐城內殊爲虛糜而設險二三處各止數十名按月輪班亦未甚苦府中勸輸原以督臺文移爲據則用之江干以應督臺之檄非擅也此役官兵以守險設官船以給兵不易之法也若外是而民自爲寨則聽民自爲之官一切勿與焉可矣 一建立之時今農功未畢錢糧爲艱但當定其規模預籌方略而舉行之亟以或俟之秋中彼時水痕稍落布置爲宜若錢糧輕動奸胥必至侵漁若牌票驟行隸人徒恣恐嚇蓋講求斥堠不過游徼偵探之用終非遏寇禦敵之需恐奉行者視爲故事則設立者止于象人土鼓而已

答程撫軍辦張亞子書

文昌星號也唐以前詩人屢用之而祝以爲神謂之梓潼謂姓張謂卽周之張仲謂之亞謂之亞子謂惡子又譏化書附會之蓋非一日而稱亞稱惡互有不同致煩下訊雖不足深辯而各有所承襲搜神記云文昌神姓張字濤夫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神郡國志云濟順王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

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蜀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逐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烹食而去按此卽世所祀梓潼帝君也唐判度支蕭遇和王鐸張亞子廟詩曰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作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截蛟鋒刃俟昇平鄼侯爲國新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此皆以爲亞子也雋永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旣得舉貧甚干索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張惡子廟云云王弇州四部稿內神仙類云今文昌祠所

祀梓潼帝君卽張惡子神也續槁內題文昌祠投詞後云
文昌星也于天官家爲奎若壁而今以屬之梓潼張惡子
張神于蜀甚煥煥云云胡元瑞莊岳委談注曰梓潼神姓
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此皆以爲惡者也城按古文亞惡
通用如昔人得周亞夫印亞文作惡知其相通張之亞惡
似亦猶是也作文昌祠記則字從亞所謂尊之耳天下州
郡無不廟學者廟學無不祀文昌祀文昌無不貌奎星者
文昌旁刻偶爲二童與花蕊夫人所圖畫象異又以奎爲
魁其譌舛僞妄所自始已千有餘年累楮不能盡也

上閣部史公書

嶧桐文集

卷之七

六

城謹齋沐獻書閣下竊以今日之事普天同仇碎首斫
義當卽死徒以昔人有言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
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社稷旣重長君
是圖公所以任絳侯之迎代邸躬安世之擁曾孫從此宗
祧有主恢復可期繼聞爰立之命遂首同升之賢筦樞江
左秉軸建炎此皆 高皇之靈嘗鬱葱于鍾阜定知建武
之業重光大于雒京涕淚之餘頗爲欣幸伏有請者國難
異嘗是三月閒事其始也僅得諸咨請之抄傳其後也乃
微聞都門之凶問符檄不下郡國文牒未及監司凡諸下
士誰忍信之至今監臨之詔未頒遐方之聽難一官吏蔑

所稟承智愚胥爲皇城五品方州十年不字雖仍草莽
之列敢忘君父之仇昔在閒閒之畝果有硜硜之誠今三
光欲晦則志士畢命之秋百靈來扶宜盡人投袂而起本
願麻衣草履奔赴新朝先哭孝陵隨叩殿下已而思之李
綱旣相則陳東可以無言夷吾復生卽顧榮何須再拜然
而私憂筦見念不容已當乾坤崩裂之際非臣子隱忍之
時豈不知此際艱難倍于往日要以本朝義憤矢不其天
敢瀆高深略有條列蓋定大計者一審大勢者一根本之
議其目有四枝葉之論其目有五中間節族所云心之精
微口不能言書何能盡知公機務殷煩祈賜乙覽必終其
卷無遽以書生窳說僅擲之典記已也嗟乎梅子真終身
逃遁已有其書蘇雲卿一言不出情乃太愨君國大倫邪
許敢愛中興之業叩首竭拳城再頓首頓首

一大計宜定

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
公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
也旬日以來引領詔旨庶慰遐方而頒布無期賈客從蕪
湖傳來翻刻稿本則尙蒙監國之文未有御極之意夫琅
琊渡江亟正位號康王航海仍就尊稱良以統一人心奉
承宗祀名正而忠義可鼓事定則奸宄易萌也今日旣以

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如以東朝爲疑乎姑無論覆巢之下蟻屯之中仲康安在嬰杵何人卽以先朝事例推之當英宗北狩明知車駕萬安青宮見在而宗社旣重長君爲亟廊邸之監數日卽眞當時大臣定見如此況今事勢萬不相同早正尊號事不容時日待矣知郊天告廟事禮殷煩然御極之詔先行典章皆可徐舉况壇壝見在修葺易爲夫綿蕞行禮不妨漢業之隆况弓劍留遺皆有高皇之舊蓋有主則賊乃可討心一斯事乃可成此大計也

一大勢宜審

暉桐文集

卷之七

八

昔西晉板蕩江左以興北宋沉淪臨安斯建或謂今日事勢若符自愚觀之實非一致以言恢復有難于彼者二有易于彼者三焉夫晉宋建都皆在河雒江東一葦相去非遙然而南渡之後不復更正龜鼎此人事不臧非形禁勢格也今幽燕濶遠殆近三千里踰淮泗歷齊魯舟必銜尾猶有過洪歷險之虞陸乃長途盡反主客攻守之勢此其難一矣且晉宋所遭皆是口口非我族類終不久留是以聽勒不復渡江兀术粘罕其去也可知其來也易辦今賊本中土嗜欲形勢與我共之舟楫火藥長技皆同細作奸宄不復可詰而我又在瘡痍之後風鶴之餘此其難二矣

雖然未足難也晉惠麥粟不分道君花石歛怨骨肉相殘
淫靡已久我祖宗功德且無論卽大行皇帝之厲精圖治
旰食宵衣以英明視昏庸以恭勤視淫侈惓惓百姓仁愛
是圖此豈宜有今日者所以薄海內外無不爲之發憤裂
背飲痛刺骨也人心未忘同仇易作燕人剽卒卽墨怒堅
三戶可以亡秦一旅足以興夏及鋒而用此人心之可乘
者一也昔劉隗刁協參王導之權衡彥伯潛善制伯紀于
樞軸所以功不能成變易以作也今建國之始惟公獨立
秉政諸君皆佐下風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天下久信之所
同升者皆極一時之選共爲四海知名此如房杜同心于
唐室方邵左右于周家繇此推之進退人才易置守宰推
擇將帥皆志可合而權不移心旣同而功易立此勢力之
可爲者二也從來枝葉靡爛將盡無餘則根本仆焉如宛
雒之分裂崩隕瓜儀之蹂踐殘毀區區晉宋猶且支持今
以吳越豫章閩蜀之全盛而都門失守忽焉一頃此非賊
之能也夫秦暴入人骨髓故漢興易于摧枯尙且百戰得
之馬遷謂王者受命未有若斯之易今賊何人乎運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謂驟焉一喜非爲人驅除難乎夫天下猶
未失半也鎮撫岳鄂以聯絡蘄黃招徠荆襄以進逼河雒
事尙可爲而况全蜀故在形勢得以入三秦吳越充然物

力可以給行在閩粵稟命豫章轉輸此璘玠兄弟所以摧
于方盛而文山集手尙以起義師于垂亡者也况今
日乎從古中國有事則口口從之今日賊自將待邊難保
不入也且愚又爲口口口輩策之彼于賊人原非佐
命之首功或有射鈞之往隙今卽傾心歸服不足當開國
之勲就令覲顏事仇亦不過五等之爵誠往偵之或者自
爲死戰或連結口口如榆林已事但得彼中搗虛擾亂卽
我得以休息承時可圖之端指數不盡此事變之足以有
爲者三也審此大端謀非絕望惟諸明公身在事中則情
形以目歷而見智勇以久習而生又可以燭炤數計強力
爲之者此所謂大勢宜審也

暉桐文集

卷之七

十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

朝廷之氣勢宜立

夫所謂立氣勢者非徒積粟練兵守險設防已也先得人
才則積粟練兵守險設防之事畢舉矣昔晉元建國江左
桓彝懼其寡弱後與王導極談乃曰見管夷吾無復憂
矣導又以江左名士如顧榮賀循爲此土之望勸結二子
使來則百姓無不歸者今國家雖兩都並建而陪京官多
省汰六部無左右侍郎諸司槩少員外臺省縣缺不補是
官且不備無論人矣粉署庶司又多任子遷謫處之高者

嘯咏山水餘盡攘攫官私蠹若食而敗若事視缺官抑甚焉爲今之計百官之制除鴻臚光祿諸署外固宜盡倣北都添設員缺其有缺無人則擇人填補若東南舊臣久繫人望者宜分別召用存問以收人心至于草莽之中或品行卓越經濟優嫻亦宜薦徵並及用示招徠夫許靖徒有虛名孔明尙勸先主尊禮况名未必虛者乎昔人云楚有得臣子玉則文公爲之側席漢有鄧都魏尙口口不敢南向彼一將之任如此况廟堂之上乎所謂氣勢宜立者此也

東南之民力宜寬

暉桐文集

卷之七

十一

夫所謂寬民力者非徒赦夙逋緩征輸已也先定經制則供億不煩而民力足辦賦自無逋矣昔南宋立國無論中原盡失卽吳越之京口平江秀州明州豫章之洪州吉袁諸處皆先經口人蹂躪宜掃地無餘矣而臨安旣建六宮百官供賦煩侈張韓劉岳稱師每十數萬不知當時物力果饒抑亦因中原之用旣減神京在近用多可省故力尙足支與前此謀國不臧加派萬孔弊難縷述今卽以事勢言之三韓何處九邊皆亡最可恨者練餉尤甚夫不練之兵餉之何益旣餉之兵練復何餉然則遼餉可罷也練餉可除也漕糧腳耗可免也至他供御諸費尤宜節省蓋財

賦盡在東南昔以西北待命三十鐘而致一石而又他端
誅求故民力漸困今以東南之物力供東南之支費速定
經制去其無名力易辦而不難則心樂從而無怨夫國無
怨女詈女而後曆可長也夫民有衣有食而後無怨詈也
所謂民力宜寬者此也

閹宦之干預宜制

夫今日宜言兵食言戰守而言制閹宦非迂也以武侯之
才力忠誠董允費禕之勤恪姜維之膽智而一黃皓竊弄
其中則恢復大略每牽制顧慮而不能竟文文山之于董
宋臣亦有然者至典兵階亂從古爲然此不待贅方今殿
下英武睿哲何止炤黃門求密之奸諸明公貞亮果毅何
難行魏公空勅之事然而從龍之際必有近侍飛躍大計
或與密謀有高力士之小心則有李輔國田令孜之縱逆
室隙拔萌不言而默制如禽鳥之以氣此恢復之前圖非
迂說也

紀綱之飭治宜尊

今日百事草創宜尙姑息而必飭治紀綱者何也昔南宋
初建李伯紀力持僞命僭逆之誅良以名分整齊則人皆
歛手綱常弛縱則盜敢生心所以士卒燒第而不問斯哲
士興嗟射柳鼓噪而勿禁則奸人拊掌綱紀一空名治亂

恒由之未可專踵跡憤憤人以譏遵養時賊也然其要皆在未然之防將芽之際小物必勤謹嚴端恪雖今日君臣骨肉當有蕩佚簡易之風爲臥薪嘗膽之事而假借宜杜微漸須防早爲飭制使奸吏無以伺朝廷之輕重斯忠逆較然而後賊乃可圖也

一枝葉之論其目有五

取才之法宜嚴

夫今日取才宜寬而曰嚴者何也嚴其所不可取則取人之塗闢矣祖宗以科舉羅士意甚善也浸假而偏重初場置策論不經心則時務之術疎矣又浸假而專以賄成並

初場經義亦庸陋不足言矣鬻賣之風吳越爲甚數科以來恬然不怪蓋知推求一同考先費千金因而取償于關節遂爲成習價值明縣彼此互簡嗟乎累累陶穀之子家翟鑾之兒唐之通榜尙收名宿今之科舉惟有鑽營士旣以此得官又以此取償轉展牢固日甚月新當此江東初造取士之制宜稍變更此中科條別有款目須使贗鼎金穴無所售奸又斷乎以薦辟兼行蓋保任必有實蹟行履不同陳言昔楊士奇吳與弼輩豈繇科目蘇軾謂以孝舉人則强者割股弱者廬墓愚謂割股不愈于不進藥廬墓不愈于食蒸豚者乎推之而弟友廉潔皆如此推之而

經術濟世皆如此固尚賢于貌爲糊名易書而實爲手授
口諾者也中興之士全在得人得人之效係于取士夫倖
濫杜絕則賢路宏開然後雖一技一長皆可以所能進大
之經國之猷小之庶司之寄迺實有才技可使矣

起用之倖宜杜

國家每一用監軍一議屯田一舉邊才則凡貪酷敗簡邪
穢不齒之徒便摩厲以須究亦果取擣而去夫平時尚且
貪殘臨難豈能堅立以豪傑束手之地付隈鄙奸詐之儔
嗟乎誰爲汲引盡喪良心事至今日所謂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懲前毖後鐵面持之母使爛羊再謠狗尾復
誚蓋敗類之輩不庸則致治之機可望也

峴相文集

卷之七

古

將帥之權勿假

夫今日右兵重武子將帥以便宜可矣而勿假以權者何
也愚嘗有說矣聞外之令不知天子此臨敵制勝事在呼
吸之際而非平日擁纛坐鎮及拜命征伐之嘗時也且古
之將師皆卿相也敦詩書說禮樂多知道義今何人乎負
販無賴陰鷲盜賊得監司一劄制府一咨卽循級而上漸
登公孤矣夫公孤論道之官也六卿或且不得而以施之
兜鍪介冑不大舛乎此皆本朝之秕政不可不漸爲剔除
者且宰相至尊貴也朝入政府夕卽匹夫國家有令一片

紙召之而今能得之副將以下乎嘗見守把一官或選授武科方來蒞事而先得劄付者輒根柢盤固卒不可去蓋朝廷之選授不及司道之告身紀法陵夷亦已久矣又安怪近事猖披也今通侯大帥或本綠林或繇劄委無以小故而漫視之銜轡在御機殼繇我此中操縱難以言宣知必有以深思而熟處之也

最急之官宜先

愚于朝廷氣勢謂官必備才宜多矣而中有更急者非樞輶地官兵餉之籌畫已也天下之治主德爲本主德之美輔導宜先故講讀之官妙選得人則晝接之閒裨益不少

嶧桐文集

卷之七

五

且與相臣表裏可以默制在旁次則言路爲亟夫勾龍中丞則盡除異議秀夫去國亦并自臺章此何等時乎總之銓選之司斷須如王翺馬文升趙南星爲之則諸事皆得人而一二要關之署自無秕稗此立氣勢之中又大節目也

似緩之地宜備

愚于大勢宜審略及全蜀閩粵矣夫蜀沃壤也財貨爲我資又險道也形勢在我上通秦之棧可絕來楚之帆宜揚卽荆襄虞梗而衡沙可問塗也至閩廣與甯紹豈徒賞稱陸海實海徼也財產險要並爲國資苟幸無事或可忘此

此有深意未易猝言若夫淮揚已爲重邊京口江浦並爲衝地句容宜興溧陽太平池州並爲三輔此直當以馮翊扶風視之不當以彈丸黑子度外置之此又審大勢中一小節目也

池州距南京四百五十里甲申三月之變至五月三日始聞其槩又五日始得蕪湖鈔傳南京兵部史公檄至二十有一日詔書至池州劉徵君乃與吳次尾先生聚哭于野云聞變之詰朝端午前一日也徵君已治木扶襯自戒矢殉之誠人咸異其早計端午之次日卽具是書上史公故所言皆福藩未登極以前事史公覽之唯

唯而已史公開閣揚州嘗以是書示蔣一个民部意甚悔之先是吾鄉魯先生亦欲上書聞劉徵君上書史公蹙之而漫無所舉措是以止徵君著池州防守後議蓋見當時多設巡撫爲人擇官爲官擇地而不係乎關山之險又用罪廢及逆黨人補其職勢不得休所謂因而利導之以救其半耳議聞時朝廷以左公懋第撫池太可謂得人左公尋以憂去未蒞官又奪其情充國使北發乃以程公世昌代之左公疏薦也左公後矢節燕臺矣徵君又上藩鎮議其開章曰四鎮而旣設矣夫何言焉全文今逸不傳余遊池州久具聞其詳于吳非是以

記之篇末癸巳三月和州後學戴移孝跋

答汪西京書

僕自入山既深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兒子鑾每從郡邸歸亟稱足下逸才儻致一往過人爲近今所希已得所爲尊公行略讀之點染波撇大有古法中間至性之語血痕透帑背僕信鑾兒言不誣矣近巢友所稱述益詳至僕更自信心所羨服不謬也僕與尊公游久矣尊公慷慨負大略經濟鬱然而僕以雕蟲迂漫爲活計尊公不彼我也皆作緣於吾師史公史公不負國尊公不負史公以不負國而僕獨有覩面目偷息人閒于君國師友何居此

嶧桐文集

卷之七

七

不復當人理而足下固痛心尊公與史公者乃不鄙僕而辱之話言足下又何居當繇誤聽巢友諸君過許僕語耶是巢友妄言之而足下妄聽之矣僕今日自顧所謂臣之壯也尙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辱芳削大篇洋洋瑰麗如昔和仲欒城之於韓范者僕何呂當之哉於僕分爲過量而於尊公史公及一切情事則又古人之誼作者之言矣足下文甚高意甚摯不容不報而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傳之于書益復不盡來諭云春閒過我乎倘與巢友肯惠顧山中連榻數宵山巔水曲時復揮麈則僕平日所誦習於師友鑽研于簡牘者尙可一一爲足下術之祈相商

確以教我也楮短筆拙茲固不能一一耳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

一春秋討賊復仇之義

有討賊復仇兼之者少康之殪澆趙武之攻賈是也有討賊自討賊復仇自復仇者楚圍之誅慶封齊桓之滅紀是也亂賊者人人得而誅之仇者其身爲不共戴天者也春秋之義大討賊許復仇者與人以忠臣孝子懼人以亂賊也賊不得則其君薨之文有所殺以媿其臣子之不討賊者于是知賊在必討而賊懼不敢爲矣不復仇則凡與仇媾之事必書以譏其臣子之忘君父者于是知仇在必復

碑桐文集

卷之七

六

而亂人亦懼不敢種惡爲仇矣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而大要如此或曰康侯之傳春秋也在南渡之日其志有憤而意有所諷是故經之意有之乎討賊復仇者則說因之卽經之意有不至乎討賊復仇者其說亦深文傅合之雖然康侯之說猶之乎懼亂賊之意也人第于討賊復仇辨別之而已

一朱子晚年定論

夫朱陸之異也人謂終未始同矣陽明欲爲之合非徒謂二家之說離則兩傷也王資之所近學之所主實大同陸而見後世盡右朱而左陸也故爲書如此然羅公欽順已

擇中間數書爲朱子盛年之筆非晚年論也意以章句之滋蕪本原之欲徹朱豈待悟于末路又豈誠舍所學而從陸者哉顧陸鷺湖塗中詩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是其生平得力亦是紫陽針砭文成之學實所從出當時席公書亦有鳴冤錄謂子靜非禪而人輒冤之席與王一本之學故應有此然先是程公敏政已有道一編其序略云人不當以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于終身不同兩家之學初則若氷炭之相及中則覺疑信之相半終則且若輔車之相保而朱子晚年推重陸子有出于南軒東萊之右云云是其說又不始于陽明矣

一陽明致良知之說

大學曰致知孟子曰良知陽明致良知乍聽似合而陽明之所謂致知非程朱之所云致知也則以所見格物先不同耳程朱以格爲至在窮盡事物之理陽明訓格爲正如格去非心之格蓋皆先其本與內而不逐末與外故單提良知而致之傳習錄中論此頗悉王于大學亦止從古本不從程朱分章更定者蓋其所謂致知格物全非向外功夫也

一二氏之學

二氏之學少時少有涉獵然皆其麤淺甚者自謂未盡彼

法之精微故未敢判彼法之是否也迨壯年學問略覩藩垣遂以孔孟之外可無仙佛信韓歐之不妄而皮閣二氏之說不講矣就二氏中于釋又較有所近蓋符籙醮科之策旣不肯爲而服食導引之事亦懶不能耐惟道德南華二經之旨時時冒臆聞耳釋之大乘諸品頗尋味之真有深雋出人意表而蔑所參學未遇鑪錘又自少迄壯皆爲舉業所牽沉薶六籍未得以精心全力闡其堂奧故終不敢云有瓣香在彼教也然舊執愚見謂譯經持律疑于辟支聲聞而尙有苦行實功不妨以漸爲頓嘗見單提話頭命唱宗風者頗爲一切狡黠頑頓藏身之地往年如憨山諸法器其銓疏教典筆有餘妍彼何人哉而未始脫離文字崑以喝棒行也故宗門座下往往闕參近日入山已深苦空日近卽修煉未遑而面壁已切蓋將以此終身矣昔陽明三十以前深躋二家之味而吐之卒優入于聖賢之域愚學道無成反取前賢之所棄以爲安身托命之所豈徒古今不相及殆亦時勢所無可如何與

擬東方朔從公孫宏借車書

班史稱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從公孫宏借車書文具劉向所錄矣然逸不傳余意朔俳優持論又以借車必有諷刺如客難非有先生論指今別本載與宏書寥寥

不類知非朔文因更擬爲之豈徒代朔亦以規時也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蹙躃羣卒中曩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饑欲死所從貰貲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貲爲僦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往賁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尙得比借外廐之餘乘假圍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結主上之知者此此知家無餘車

嶧桐文集

卷之七

五

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填撫兆姓禔福中外使如朔在上前所稱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云云薄海蒙休四口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朱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則丞相雖日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廐馬食粟苦肥亡損祇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子子狷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具車非以爲高直今貧耳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